



□ 12
3764
9



012
3764
9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四

南菁書院

尚書古文疏證六下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第八十九

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謂濟渠既塞都不詳悉其餘可知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而歎恐未足以服水經者之心何則璞固有言矣曰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杜氏釋例於濟水東北至高平五字作經高平東平至濟北八字餘並同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津渠勢改昔則自虢公臺東入河出在

敖倉之東南今改流號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二爲不同與安國果身當武帝時作禹貢傳祇當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不當先之以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

張湛註列子濟水文並同

此係

改流新道方繼而曰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證以塞爲平地之故迹古渠今瀆雜然並陳殆亦翻以目驗爲說而不察水道之有遷變時耳

按通典以水經所載地名有東漢順帝更名者知出順帝以後纂序王伯厚又因而廣之下及魏晉地名疑舊唐志作郭璞撰者近是余請一言以折之曰璞註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卽酈氏於濟水引郭景純曰又云經言固

亦判而二之近黃太沖撰今水經序文竟實以璞者惜不及寄語此

又按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禹本紀見史大宛傳漢張騫傳註並未指爲何書惟杜君卿言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最是而璞引禹本紀除見史漢之外多卻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二語酈注禹本紀與此同則知自漢武以至道元皆曾見此書特唐亡耳璞旣引禹本紀又引禹大傳固亦判而二之王伯厚疑爲一書者非

又按璞註爾雅成未審爲晉之何年而註引元康八年永嘉

四年事未一及元明年號知成於未渡江以前時孔書雖未立學官已盛行于代故註引太甲中篇曰後我后尙書孔氏傳曰共爲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獒因歎僞書易以惑人多據以爲言不獨一皇甫士安之載入帝王世紀而已卽好古文奇字如璞者亦爲所欺識眞者寡振古如斯悲夫

又按胡朮明曰某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說與漢書無異則知固所引卽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實不知何人作也酈注每舉本文必尊曰經使此經果出桑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于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竝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

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又按疏證第二卷浮于淮泗達于河河不如蒍謂蔡傳爲未然茲因討論濟水亦覺其說通故禹貢圖註曰淮與泗相連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則有兩途或由濰以達河濰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濟以達河濟出于河而合于泗者也余請證以古事一王濬列傳杜預與書曰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汴河而上振旅還都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汴由汴而河之道也西道也一溝洫志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濟由濟而河之道也東道也雖古來舟楫由此固多而著見史籍者僅此

第九十

朱子言孔安國解經最亂道余謂亂道之尤者是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以入于海此豈入震澤者哉善乎鄭氏言三江旣入海耳不入震澤也若似逆知魏晉閒有爲異說者豈作僞者竝鄭註不觀與抑王肅議禮必反鄭立而書注亦然傳實從肅來與或曰解三江者衆矣畢竟以何說爲不可易余曰蔡傳不可易已蔡本酈注酈用揚都賦注參以顧夷吳地記陸德明釋文張守節正義竝合非一人之私說也近代歸熙甫說亦佳柰不合經文何竊以天下之至變者水今之水道非盡古之水道也天下之至不變者經今之經文仍卽古之經文也試取經文諷誦彭蠡旣豬陽鳥攸居爲一呼一應則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亦

一呼一應非如歸氏說上下不相蒙也者或曰揚之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旣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余曰周禮一三江也禹貢又一三江也禹貢三江誠小然當旣入于海而震澤底定則今松江嘉興蘇常湖五郡民咸得平土而居矣功豈細哉酈道元讀吳越春秋三江五湖曰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余則謂禹貢三江不與職方同卻與吳越春秋同所謂夫言亦各有當也

按蔡傳確者自宜立學官但有可笑絕倫處不一一標出必疑誤後學虞翻嘗奏鄭氏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是也水經注引庾

仲初楊都注曰今本皆然蔡譌庾爲唐猶曰字畫之近若楊都之與吳都則相遠矣蔡竟未讀晉書庾闡傳乎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作楊都賦爲世所重卽此雖然蔡不以博洽名明朱謀瑋箋水經注濁漳水于林慮山便橋之上卽庚眩墜處也曰庚眩未詳案晉書庾袞列傳袞字叔褒適林慮山石勒來攻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將收穫命子恤與之下山中塗曰眩瞽墜崖而卒殆是卽庾袞眩墜處也朱不知字有譌闕妄附會以後眩之說亦由未讀晉書乎

又按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朱謀瑋水經注箋爲三百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如通鑑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亡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胡身

之引酈注注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于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此自宋時所見本如是未經舛譌朱氏本則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此亦何須說者果爾復續之曰汾水灌平陽或亦有之絳水灌安邑未識所由作此駭語乎朱何不引身之本以校正仍之而莫覺乎且卽云絳水灌平陽未識所由括地志猶譏之曰絳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三十餘丈望之極爲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酈道元父範歷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後入關死焉道未嘗至河東也斯蓋引耳學而致疑余嘗往來於平陽夏縣而

悟通鑑二語具爲妙解蓋汾水竝河以灌安邑至絳水灌之又不待云絳水竝可以灌平陽至汾水灌之又不待云交錯互舉總見水之爲害溥爾國語襄子走晉陽圍而灌之未及何水戰國策實以晉水史記實以汾水又趙世家爲汾水魏世家晉水李弘憲疑莫能定不知二水皆是也蓋智伯決晉水以灌城至今猶名智伯渠然亦豈有舍近而且大之汾水不引以竝注者乎此亦惟熟其山川始知耕問奴織問婢豈不信哉

王伯厚曰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郡縣志實云

又按僞陵縣屬潁川郡李奇曰六國爲安陵僞縣屬陳畱郡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鄆是後漢陽縣下無注陽陵縣司馬彪曰春秋時曰陽劉昭注春秋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鄆又

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鄆陵將鄆與鄆陵合爲一地與杜注兩處皆屬潁川郡者正同東海公亟賞之曰不獨此元和志鄆陵縣云克段晉楚戰並此地其確指如是若漢鄆縣故城在寧陵縣南五十三里今在柘城縣北者自屬宋地其叔豈有遠保宋地之理應劭注實誤特正於一統志中余曰固已明范守已洧川人言大氏陽翟以東新鄭以南其地平曠無名山惟多岡陵橫互曲屈不下三二十許故左傳所謂陽陵大陵魚陵鄆陵六國所謂安陵馬陵皆在其地第今不能悉其所在耳因之悟鄆從下乃邑名其叔所保當在邑晉楚相遇則在鄆邑左右一帶可作戰場處惟多岡陵故曰鄆陵以知竟合爲一義猶未精

又按陸淳春秋辨疑引趙匡曰鄆當作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隱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鄆劉蔣邗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鄆字杜註今潁川鄆陵誤甚矣案從京至鄆非遠又是鄭地段以有兵眾故曰克若遠走至鄆陵已出竟無復兵眾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鄆出奔共卽自鄆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以南行至鄆陵卽不當奔共也余謂鄭十邑正有鄆在內何得云已出竟止此一句非

又按爲將者宜知地將一戰事耳而爲相與君者苟不知地將遂遺無窮之患試言其略一貞元元年竇參在相位據淮割地舉濠州隸屬徐州及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子愔爲本軍所立屢挫王師其時唐幾失淮南之地蓋不知濠州本屬

淮南與壽陽阻淮帶山爲淮南之險豈可割以他屬參惟昧于疆理之制故至此一熙寧八年詔韓縝割分水嶺以北地畀契丹東西失地凡七百里後契丹復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遂啟用兵之釁夫宋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考會有人登鴈門踰夏屋極目於句注廣武之閒而知陁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據脊則利歸山南山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此地神宗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蓋不知此三十里必宜爭者也不然彼以射獵畜牧爲業每每空于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拳拳于此三十里閒非出奇之道耶王安石復佐以欲取固與之瞽說卒之黏沒喝之師一出雲朔遂下太原非以鴈門失守與特書之以爲千古謀國

者之戒

又按郡縣志有足補史傳註解所未盡亦有當以史註正之者試各舉一事一趙世家肅侯十七年築長城註疑未定案志稱嘗至鴈門抵崙石見諸山往往有斷削之處逶迤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鴈門抵應州至蔚東山三閒口諸處亦然問之父老則曰古長城跡也夫長城始于魏惠繼于趙武靈燕昭而極于秦始皇魏惠所築者固陽武靈所築者自代並陰山至高闕燕昭所築者自造陽至襄平始皇所築者起臨洮至遼東皆非鴈門崙石應蔚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肅侯築長城事乃悟蓋是時東林二胡尚強樓煩未斥趙之境守東爲蔚應西則鴈門耳故肅侯所築以之則父

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旣破胡則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始皇旣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所保者大則所城者逾遠也一志稱潞澤之交橫亘一山起丹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頽然遺跡尚存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以詢土人皆曰梁晉交兵築以相拒考五代史記一夾寨書一甬道書未有長城百里而不書者今陵川縣呼此山爲秦嶺以爲秦築以事考之則長平之役秦人遮絕趙救兵及芻餉而築也當時秦爲客趙爲主客居主地設伏出奇引四十萬人入于計中四十六日至于盡降盡坑略不相聞非其勢壓山川安得咫尺千里計此城必此時築以限趙之南北也案白起列傳

王齕攻趙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卽廉頗堅壁以待秦者又括旣代頗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亦名秦長壘又秦閒趙軍分而爲二括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卽趙括築壁自敗處蓋當唐時孰爲秦壘孰爲趙壘孰爲西孰爲東猶歷歷可指稱今漸不復可別要不必盡屬秦人所築以遮絕趙者可知此所謂以更註正其誤也惜已載入一統志

又按王翰遊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底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隋唐漕運之道山崑上有閣道且牽泐石深尺許則蔡傳謂底柱石今三門山是者誤又按吾鄉自太原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晉祠之泉自平陽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龍祠之泉自絳州以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鼓堆之泉晉祠之泉酈注已詳不甚詳龍祠之泉予欲取元毛麾康澤王廟碑記補之曰其源亂泉如蜂房蟻穴脣沸于淺沙平麓之間未數十步忽已驚湍怒濤盈科漲溢南北溉田數百頃東匯爲湖曰平湖泉旁舊有龍祠宋宣和中封康澤王鼓堆之泉亦未詳予欲補以明喬宇記曰其泉發源於九原山之西北

突有二山高圓如鼓則泉以形似而名泉上有埏如覆釜形履之聲如鼓則泉以聲似而名泉有清濁二穴清在北濁在南北穴爲石口尺五許匯而爲池幅圓一丈其深稱是池溢而南折而東流南穴爲土口尺許亦匯池溢而北折而東合於清流泉之西則隆然高厚其南北皆平疇低野亦資泉而溉其東則經連緯通溉田至于絳州方五十里而南並入于汾焉

又按班志上黨郡下固注曰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天井關顏氏未注余謂此殆又一關中矣魏寄氏縣有上黨谷先屬隋氏今屬屯留則上黨關西關也今吾兒峪元所更名先屬壺關今屬黎城則壺口關東關也研音陘未詳何地而上

黨舊轄沾縣北接井陘亦轄涅氏北通盤陀皆石陘故名則石研關北關也天井關今屬澤州則南關也

又按余告東海公纂郡縣志者全憑有識如河南八府惟懷慶糧最重民且受困三百年如近來纂志當以糧所由重之說痛加發揮方輿有世道之責者惻念請於朝比諸別府減而輕之柰何噤不一語僅崇禎十三年掖人王漢字子房爲河內令繪災傷圖十六頁入告首繫以序曰高皇帝削平禍亂懷慶守鐵木兒抗王師已而高皇帝定鼎案懷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四萬二千八百餘頃糧三十三萬六百餘石河南北諸郡地窄而糧重未有如懷慶之甚者也其在河內一邑則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百餘石河內區區

地山洞平分地之半丹河沁河水一發數百頃良疇動至化
爲澤國而糧不除太行萬重山壓邑西北而邑居民多在山
復案山地起糧經月不雨則地不毛地不毛而糧不除懷慶
六邑地窄而糧重未有如河內之甚者也至前此有郡守紀
誠者文安人入覲陳言亦及糧之重但云想國初以一時土
地之荒熟起科非真有厚薄其閒懷慶向未蒙亂又地方熟
所以糧多於他郡嗟乎是何其考之不詳而立論之舛也漢
王符有曰瘠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
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故姦可
息而國可安竊以懷慶糧獨重是民之所苦也明太祖以私
意而增之是禍之所起也然則除三百年之痼疾一旦躋諸

仁壽之域豈不望纂志者之發端哉

又按古人成說有必不可從者當亟刊正無徒以其所傳也
遠遂兩存夏綸邑是也左傳哀元年逃奔有虞杜註梁國有
虞縣爲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故虞城是則邑諸綸之
綸去此不遠所以司馬彪云虞有綸城少康邑杜佑云虞城
有綸城卽少康邑不他及今虞城縣東南義原鄉果有故綸
邑城是也奈何魏王泰章懷太子賢李弘憲復于登封縣西
南七十里漢綸氏城曰夏少康綸邑乎虞思叢爾國安得跨
人百里外之邑而爲一國道破令人笑來或曰畢竟綸氏古
何屬余曰以竹書紀年考之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
蓋鄭邑也邑自以綸氏二字爲名與綸僅一字名者迥別

第九十一

自孔安國傳武成不釋華山止釋桃林曰桃林在華山東是明指太華山言則所謂華山之陽亦卽太華山可知下至唐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因之旁搜鄭註禮記張註史記並同無異說者竊以果太華山之陽爲禹貢梁州地武王歸馬於此無乃太遠桃林塞爲今靈寶縣西至潼關廣圍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讀水經註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遂躍然曰原武成之華山乃陽華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其斯爲武王歸馬之地哉與桃林之野正南北相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馬周穆王時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非當日歸馬之遺種乎使遠隔于太華南焉得有此後惟陸氏武城音義華曰華山在恆農胡氏通鑑註華陽君芊戎曰華陽卽武王歸馬處引水經註以實余于是歎窮經者多忽地理而眞得其解如陸胡殆難其人焉

按安國又言華山桃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穎達言華山之旁尤乏水草不知本非指太華山其誤認且勿論而今靈寶縣西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云桃林中多馬者豈乏水草之地哉昔魏主燾集公卿議討沮渠牧犍眾曰彼無水草崔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及往討見姑藏城外水草豐足果如浩言非

其生平稽古之力乎雖然地理志明稱武威以西四郡水草宜畜牧浩猶聞之不博識之不强已足塞異議者之口且果如安國言將武王不及一田子方子方見老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會謂武王一戰有天下卽置牛馬于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乎蓋歸之放之不過示吾弗復服耳註疏凡此等處既違事實又害義理安得極力一掊擊耶

又按綠耳出桃林見史記趙世家而樂書趙高曰何必華山之騷耳又稱華山蓋陽華桃林壤相接所產之物得以通稱又按華陽君芊戎見史記穰侯列傳傳云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爲華陽君子向

讀至此笑謂人曰宣太后之母凡三適其夫矣或疑訥焉曰蓋宣太后之母初適芊氏生芊八子改適魏氏生魏冉終又歸芊氏生芊戎故異父弟居長同父弟反居少也太史公著一長字情踪委折宛然下文卽接以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上文敘出昭王爲武王異母弟來異母弟同母弟前後穿插映帶本文異父弟同父弟眞如花似火之筆矣

又按胡肅明註庾信哀江南賦致佳於華陽奔命曰華陽地名在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卽武王歸馬處子山自江陵奉元帝命使于周取道商洛入武關此陽華山之南正其所必經故曰華陽奔命若作太華山陽失之甚矣

又按伊水蔡傳引山海經及郭璞注以辨班志出盧氏之熊

耳爲非案盧氏縣志今觀熊耳雖稱有伊源之名而無流衍之跡其實出于閼頓嶺之陽北流過嵩縣洛陽東至偃師入于洛余欲取括地志補正曰伊水出號州盧氏縣東轡山東北流入洛一名閼頓嶺轡山在今縣東南百六十里非今縣西南五十里之熊耳山也

又按余欲補正澗水曰澗水出澠池縣白石山穀水出澠池縣南山中穀陽谷一東流一東北流折而會于新安縣之東自是澗遂兼穀之稱故洛誥澗水東瀍水西周語穀洛鬬將毀王宮穀卽澗也蔡傳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大非洛未嘗經新安縣境何得於此入洛蓋蔡氏誤讀班志之文班志禹貢澗水在新安東句南入雒南入雒者周時澗水本

在王城西入洛非新安也逮建武以後穿渠作堰水之遷變非一道矣

又按常熟馮氏謂新都楊氏所著書幾無一可信似誠太過余謂蔡傳至微故實處亦有幾無一可信之語爲承學家所駭不待云茲且證以山海經中山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又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酈氏引蔓渠之山二句于伊水注足見後魏所見山海經本與今本無異何至蔡氏引伊水出焉作山海經曰熊耳之山豈偶忘本文以意想像加之耶抑南宋本然耶請質諸篤信蔡傳者又引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今本波作陂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今本頰作頭

又按安國傳伊出陸渾山亦非陸渾山在今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經其下非出也說伊源者紛如當以括地志爲據又按蔡氏多譌引地理志除已經駁正之外茲復得三十一條一云地志清漳水出沾縣大黽谷東北至阜城入北河下北字本作大二云地志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北平郡上有右字兩漢皆然今云北平郡則下雜晉制矣成亦不從土三云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此係應劭注非固本注須分別沛亦不爲國四云地志淄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本無原山二字二字出水經何不竟引水經五云地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本無艾山二字二字亦出水經何不竟引水經又云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地志止言南至下

邳入泗此亦出水經六云地志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山當作陽七云地志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東當作西八云地志震澤在會稽郡吳縣西南五十里今本無南五十里四字止當云地志在吳縣西今蘇州吳縣西南四十五里是九云地志洛水至鞏縣入河鞏上脫東北二字十云灋水至偃師縣入洛地志止言東南入洛十一云地志滎陽縣有狼蕩渠蕩當作湯音宕十二云地志嶓冢山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今本止云養水所出無嶓冢山字嶓冢山在西縣也若欲言東西兩漢水俱出嶓冢不妨引酈氏注十三云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當作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十四云地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江

當作潯十五云地志漢中郡安陽縣潯谷水出西南入漢入漢上有北字十六云地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下有杆頭山三字十七云地志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西南下有鳥鼠同穴山五字十八云地志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扶風上有右字兩漢皆然今云扶風則下雜魏制矣十九云地志漆水出扶風縣當云在右扶風膝縣西非出也二十云地志鄠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當云出右扶風鄠縣東南今永興軍鄠縣終南山也終南山當於今縣下補出二十一云地志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馮翊上脫左字亦雜魏制二十二云地志終南在扶風武功縣縣下脫東字惇物在扶風武功縣縣下亦脫東字二十三云龍門

山在馮翊夏陽縣縣下脫北字二十四云地志析城在河東郡濩澤縣西西下脫南字二十五云地志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南當云地志圉作囿二十六云地志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京兆下脫尹字亦雜魏制二十七云地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北上脫東字二十八云地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縣下脫東南二字二十九云地志導江東陵在廬江郡西北者非是固自謂廬江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耳非指禹貢駿之轉非三十云地志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當云出河東郡垣縣東北王屋山以垣曲名縣自宋始三十一云地志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固絕無此語此出酈氏所引他說曰豈可依據

又按蔡氏球琳瑯玕傳證以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瑯玕或曰爾雅球本作璆二字各別子指摘何不及之余曰蓋兼用說文說文球字下卽接璆字曰球或从璆此正蔡氏之所本前厥貢璆傳璆玉磬已用說文球玉磬也之解矣

又按蔡傳大陸引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此係郭璞語非孫炎阿亦作河篠蕩引郭璞曰竹闕節曰蕩此係孫炎語非郭璞請觀注疏

又安國傳篠竹箭蕩大竹此從爾雅來爾雅釋草云篠箭郭昂疏會稽之竹箭是也言竹之小

者可以爲箭幹今創其文曰篠箭竹似未妥

又按蔡傳馬頰河引元和志云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今案元和志德州安德縣乃郭下有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縣東

北至平昌縣八十里平昌縣南十里有馬頰河于平原縣不相涉不知何緣認作平原誤書思之亦是一適殆是昌縣南三字耳

又按蔡氏於堯典三危曰卽雍之所謂三危旣宅者於禹貢三危曰卽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不知何獨疑夫三危又何至未詳燉煌所在予爲集羣說以補正曰杜預云三苗與允姓之祖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酈道元云三危山在燉煌縣南括地志三危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隋地理志燉煌縣有三危山通典沙州燉煌縣舜流三苗于三危卽其地允姓之戎居瓜州者其子孫也

又按蔡傳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二句亦須分別觀
寔字記朝歌故城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卽州都衛州則
治于汲縣乃殷牧野地當易州爲縣且云在今衛縣西二十
二里方確至洛邑今西京宋西京本隋大業元年楊素所改
築者地正周之王城與東漢魏晉及後魏都周下都者不同
此句致確

又按蔡傳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縣乃禹貢揚州之境漢尋
陽縣不隸九江隸廬江郡惟境相接耳莫確于杜氏通典江
州潯陽郡下云禹貢荆揚二州之境禹貢揚州曰彭蠡既豬
荊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九江在郡之西北
則彭蠡以東爲揚州九江以西爲荊州他若洛州河南府河

北諸縣爲冀州餘則豫州陝州陝郡河北諸縣爲冀州餘則
豫州襄州襄陽郡南漳一縣爲荊州餘六縣並豫隨州漢東
郡東南三十餘里有光化郡爲荊州餘並豫冀州信都郡理
信都縣東入兗州之域西入冀州貝州清河郡理清河縣乃
在洛水之東入兗州在洛水之西諸縣入冀州兗州魯郡之
任城龔邱縣爲兗州餘九縣並徐州其分畫之精如此然猶
混洛出上洛郡洛南縣冢嶺山於梁州當改入豫混東平郡
鉅野縣有大野澤於兗州又全混渾州東平郡於兗州當改
入徐混魯郡茌蕪縣汶水所出於徐州當改入青誤認嶧陽
在鄒縣當如班志入下邳縣宋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
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譏之曰莊宅身人語解量四

至余謂談地理者能量四至得確斯亦足矣
又按蔡傳下土墳壚壚疏也從史記夏本紀註引孔安國曰
壚疏也得來今書傳卻無不如用陸氏引說文作壚黑剛土
也解較勝蓋顏師古曰此言豫之高地則壤壤柔土也下土
則墳壚謂土之剛黑者師古無玄而疏者謂之壚之說惟廣
韻云壚土黑而疏蔡氏不知引厥土青黎黎黑也本孔傳果
爾二字皆色與冀竟青徐雍五州例不合不如用馬融王肅
註黎小疏也青以辨其色黎以辨其質耳解較勝

又按復檢得茅氏瑞徵禹貢匯疏箋曰豫土止言壤其色雜
也從厥土中又別以下土言之與青州再指海濱同義又曰
案經文厥土未有言色不言質及兩言色者金仁山云梁土
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成都土疏難以築城
馬說殆近之

或問孔傳云三江有北有中則南可知其說何如余曰未易
盡非只是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中江至陽羨入海于今
不合常用蘇曾二家之說以疏孔不得依班氏蘇氏曰豫章
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山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
爲中江漢自北入江匯于彭蠡以入海爲北江曾氏攷曰考
於地理豫章之川如鄱水至彭水凡九合于湖漢東至彭蠡
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禹導漢
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導
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南江乃故道

故經不志然亦別爲三江而非三江既入之三江也
或又問職方氏楊州其川三江解孰爲定余曰鄭無註賈疏
非當以郭景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爲定
蓋一州之內其山鎮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楊州
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哉卽松江之在當時亦必水
勢洪闊與楊子錢唐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見
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申胥曰吳與
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
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
三江也

又按嘗謂理之至者數自不能違上蘇曾二說不過從經文
空處度出非真有名稱而南史王僧辯傳陳武帝率師出自
南江行至益口胡三省通鑑註潁水謂之南江則知豫章江
爲南江六朝時已然安知禹不素有此名討論至此真覺快
心又程氏大昌有論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于匯是二經
語者非附著南江以槩其所不書者與夫同爲一水旣別其
北流以爲北江矣又命其中流爲中江矣而彭蠡一江方自
南而至橫絕兩流與之回轉而得名之曰匯參配北中與之
均敵而得名之爲會則是向之兩大者并此爲三矣當其兩
大則分北中以名之及其匯會而鼎錯于南則辨方命泣而
以南江目之不亦事情之實哉其會匯之地雖名彭蠡而上
流鍾爲鄱陽彭澤者亦彭蠡也彭蠡之爲南江旣無疑禹之

行水曾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于經然於其合并江與漢而以匯會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之中此真聖經書法錯落所謂觀書眼如月者

第九十二

詩與書相表裏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則禹貢之終南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禹貢之豐水攸同也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則指禹汝平水土后稷播時百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則指禹敷土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則指五百里侯服等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爲當日韓侯入覲之道有不指治梁及岐之梁在今韓

城郃陽二縣之境者哉既如此二縣仍應屬雍州不得如晁氏改爲冀州山或曰柰例不合何余曰此特聖經之變例也安國傳所謂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是也蓋禹他日導山由岐至荆逾河而東抵壺口茲治畿內水患由壺口渡河而西而梁山而岐山正相合也壺口在今吉州西七十里與河津縣西北三十里之龍門相連爲大河出入之道與隔河之梁山對峙余因悟尸子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于孟門之上乃是龍門未鑿呂梁未闢何者龍門見今猶存禹剏削之跡梁山則無之以梁山不過道梗塞闢者開也啟也開之啟之河斯流矣試觀公羊傳梁山河上山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苟當日止致力壺口龍門而不及梁山亦屬枉然此二

山者既爲連雞之勢而經文遂連類而書實有出于某州某山
常例之外者且於冀曰治岐他日於其本州但曰岐既旅而已
正互見也更考樂史寰宇記云相州安陽縣有蘇堤禹之父所
築以捍孟門今謂三刃城有不愈明禹鑿之闢之之爲第一功
哉

按胡牖明謂子胡不解及岐二字岐非河所經也余曰亦曾
考來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使天下大水有所歸濬畎澮距
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泄必不是大水治畢然後去治小水蓋
隨手可了斯了耳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
東五十里余所舊遊處志稱府居四山之中五水之會五水
汧也渭也漆也岐也雍也岐水入漆雍水合漆水入渭汧水
漆水各入渭應是治此羣水注渭耳至梁與岐當日勢同連
雞工宜並舉其所以然之故千載而下殆難以臆度故曰學
莫善于闕疑

又按鄭端簡禹貢圖說曰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
當先導山嘗先岍岐矣然特相其便宜耳開鑿之功實自壺
口始也導河嘗先積石矣然特疏其上流耳疏濬之功實自
壺口始也八年於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也蓋壺
口正大河北來南注之處但謂梁岐二山水所經則仍蔡
氏之亂道矣

又按呂梁有四一出尸子禹貢之梁山也一出列子卽孔子
所觀者在今徐州東南六十里一出蔡傳爲今永寧州東北

骨脊山殊附會不足信一出酈道元稱呂梁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奔雲洩震天動地與所稱河經龍門水勢無異道元曰卽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縣寄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陰雨激浪如雷聲聞數十里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有餘里種種悉不合安得起酈氏於九原而問之哉宜闕疑

又按困學紀聞謂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山蔡氏集傳從之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予讀至此擊節歎曰朱子之言其殆聖矣乎

又按蔡傳淮入海在今淮浦案寰宇記九域志文獻通考宋史地理志無淮浦縣質之黃子鴻子鴻曰淮浦見于班志不見于劉宋書蓋省入于山陽縣也宋明帝於此喬置襄贛縣隋開皇初改漣水宋太平興國三年以縣置漣水軍熙寧五年廢爲縣今安東縣是水經淮水東過淮陰縣北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此蔡氏所本若遵本朝之制當曰淮入海在今漣水

又按昨舟過武進飲于友人家一人曰唐王勃滕王閣宴集序得母後人僞撰何篇首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南唐交泰

元年始于南昌縣建南都升爲南昌府明洪武初曰洪都府尋改南昌府那得王勃已載入其序中余不能對質之徐司寇健菴健菴曰南昌故郡蓋言南昌故郡所治之地也唐武德五年置洪州總管府七年改都督府故曰洪都新府明太祖明以王序作典故非王序襲明制勿得顛倒見

又按余舟中讀千寶晉紀吳孫皓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戍備幾何對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固守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稱善厚爲之禮裴松之以爲此譬未善當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兒子時在側曰詠曾楚遊自江都西南至江西彭澤縣

約一千里自彭澤西北至湖廣武昌府約八百里自武昌西南至岳州府界約三百餘里自岳州西北至夷陵州約六百里夷陵州古西陵卽水道曲折其計亦不及三千里吳使大言以夸敵耳敵不知披輿圖核里數以折可謂國有人乎而松之注亦不出余曰然劉原父使遼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以夸示險遠原父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不得謂後人遜于前人也

又按蔡傳山南曰陽卽今岳陽縣地也岳陽縣雖在霍山之南汾水不經之當改云山南曰陽今趙城縣是其地爲汾水所經壺口山漢在河東郡北屈縣今陽州吉鄉縣也陽州當

作慈州或曰陽乃隰之譌宋熙寧五年吉鄉曾隸隰州云及
檢舊本良然漢懷縣今懷州也當云今懷州武陟縣也漢鄴
縣今潞州涉縣當云卽今相州鄴縣熙寧五年省入臨漳漢
一阜城縣今定遠軍東光縣當云今永靜軍阜城縣東光去阜
城六十五里卽東光亦隸永靜云定遠者景德元年以前稱
也至酈注河流激盪震天動地誤作震動天地後魏於狐岐
置六壁狐誤作胡皆冀州傳之當正者

又按事有不可解者酈道元家酈亭今之涿州也距碣石六
百餘里三言碣石淪于海無論今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
尚三十里卽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年戊戌登碣石山觀滄
海改山名樂遊此豈苞淪洪波者耶程大昌生南宋益附會

以碣石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眞妄談惟近代韓恭簡邦奇
一說頗爲之解嘲曰大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
里河從此洋之西北流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其右轉
屈之閒碣石在海洋北洋闊五百餘里自洋南遠望如在海
中實未淪入于海也

又按向謂釋禹貢山川不從漢志者眾茲復得二條一終南
地志古文以太壹山爲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元和志終南
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經傳所說終南一名太一亦名中南
據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嵬潘岳西征賦九嶷巖巖
太一龍從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
一非一山也李善曰終南太一以二賦徵之不得爲一山明

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大一山之別號洵是固當於京兆尹長安縣下注禹貢終南山在南一汧山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爲汧山此則余所舊遊汧山在隴州西四十里唐六典隴右道名山曰秦嶺者是吳嶽也在隴州南八十里唐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吳山者是尤非一山不知固家扶風安陵距長安咫尺吳嶽亦不遠何緣認皆錯祇當于右扶風汧縣下注禹貢岍山在西雍州山九字耳

又按溝洫志王橫引周譜曰定王五年河徙固述溝洫志曰商竭周移卽本此酈道元亦不能詳其地但言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余因疑魏郡鄴縣下注故大河在東此爲禹之故河平定王五年始不復從此行故曰河徙程大昌炒博者也

竟實以河徙礪礪礪人多不曉考諸漢書有滎陽漕渠如

渰曰礪

今本作令

礪溪口是也礪礪溪卽水經之礪石溪正在滎

陽縣界杜君卿亦但言河自定王五年徙流是漢訖唐不詳也而謂程大昌能詳之乎吾嗤其妄

又按元和志京兆府奉天縣有梁山今乾州西北五里之梁山是志云山卽禹貢治梁及岐周本紀古公亶父踰梁山止於岐下及秦置梁山宮皆此山蓋山勢紆迴接扶風岐山二縣之境經凡云及皆相近之辭以梁山屬此說亦可通然則梁岐仍雍州山云故曰義不妨於參觀

第九十三

鄭夾漈有言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

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禹貢遂爲萬古不易之書余因覺濟河之兗州既不可移則此兗州內必不闌入豫徐二州之水鑿鑿矣胡蔡傳濰沮會同引許慎曰河濰水在宋又曰汭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爲濰水東入于泗此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兗曷與乎意沮水卽睢水引應劭漢地志注曰睢水出沛郡芒縣睢亦東南入于泗此又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兗曷與乎明韓邦奇覺其非別爲解曰濰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荆或出梁也河旣徙而南則濰爲平地矣山東濟南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濰沮也然亦屬憑虛臆度之見而非考古按今之論蓋嘗

讀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元和志云濰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云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濰沮二水會同此澤寰宇記並同更上而溯鄭康成書註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何曾氏晁氏之嘖嘖哉大抵宋明人併此等書束之不觀游談無根余直欲以兗州水還諸兗州不俾闌入豫州徐州之水而已矣

按漢芒縣故城在今永城縣東北睢水東流逕芒縣之北非出也光武改曰臨睢正合唐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故城在今濮州東南一百十里澤里數如之酈氏稱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卽舜所漁處近志謂古雷澤應大倍于今

然已跨入曹州東北境本夏澤而名雷澤者仁和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曰雷澤此可以正山海經怪物之談矣

又按蔡氏地理譌舛不可勝摘茹而不吐不止逆已且病人焉然已流毒四百八十四年矣如此傳引水經汲水東至蒙爲狙獾今本狙獾作灘水

灘水仍當作灘水

字書舛無獾字其爲傳

寫譌不待云若灘之下流入于睢水則不可不極論之睢水在睢陽城南汲水在睢陽城北僅可云其相通何則經云汲水餘波南入睢陽城中注云汲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唯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睢可見古時汲水至睢陽與睢水相通至後魏其流殆絕灘之下流卽爲獲水上源在梁郡蒙縣

北東至彭城入于泗豈入睢者乎楊泉物理論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愚謂水道亦爾

又按雷澤尚存而灘沮二水不復見蓋源竭爾因憶亡友顧景范告余川瀆之異多而山之異少其閒蓋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大河之日徙而南也濟瀆之遂至于絕也不可謂非天也開鑿之迹莫盛于隋次則莫盛于元陂陀堙障易東西之舊道爲南北之新流幾幾變天地之常矣又何從而驗其爲灘沮濟漂之故川也哉嗟乎曾幾何時追憶吾友緒言稱之曰亡不亦悲乎執筆潛然爲記于此

又按景范地志之學蓋出于家也尊人耕石先生

名柔謙字剛中箸

山居贅論曰大河之流自漢至今流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

津以上則禹迹宛然以海爲壑則千古不易也孟津之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經之地衝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邱蘭陽之下此河變之託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鄆謂濟寧東平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其從橫靡爛之區矣又曰自古大河深通獨爲一瀆今九河故道既湮滅難明卽歷代經流亦填淤莫據大抵決而北則掩漳衛決而東則侵清濟決而南則陵淮泗昔人謂河不兩

行某謂自漢以來河殆未嘗獨行矣又曰天下之水大河而外重濁而善決者在北則漳與沁在南則漢漳附衛入海而後漳水之決少漢附江入海而後漢水之決少沁本濁而又并入于河故河之決最多或謂河合于淮藉淮以刷河而河庶幾可治然淮終非河敵也又安能使河之不至於決哉或問王伯厚謂漢志有兩泗水其一濟陰郡乘氏縣注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又一泗水魯國卞縣注西南至方與入沛沛自沛之譌其說信乎余曰殆王氏考之不審泗一而已安得復出乘氏乘氏漢縣寰宇記在鉅野縣西南五十七里班固祇當於卞縣下注曰禹貢泗水出陪尾山西南至方與與荷合又東南至睢陵入淮只此已足或又問古大野澤在今

鉅野縣北五里正當卞縣之西何如何承天言鉅野湖澤廣

大南通

蔡誤作導

洙泗北連清濟此則亡友顧景范所云古人言

南可以兼東北可以兼西之例也酈注荷水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鉅野澤故曰南通洙泗南卽東也更進一層睢陵仍當作淮陰泗入淮在今清河縣東南謂之泗口亦名清口睢陵則今睢寧縣治耳又按舊讀魏書地形志郡凡五百以新蔡名郡者八東新蔡郡一別有新蔡南陳畱二郡號雙頭郡者又一而郡名重至三四如魯郡高平郡之類則不可勝數其夥如此地不加闢不知其何所容庚午冬徐司寇命校山西一統志至壽陽縣元和志云神武故城在縣北三十里後魏神武郡也周廢此

卽魏收所云朔州孝昌中始名後陷今寄治并州界領大安廣寧神武太平附化五郡者因考壽陽縣北有尖山則當日神武郡首領之尖山縣縣西有大安鎮則大安郡狄那寨則大安郡首領之狄那縣縣東北有石門又廣寧郡首領石門縣太平鄉太平村又當日太平郡及所領太平縣也蓋一州四郡皆置於縣境不獨一神武城壽陽今東西距一百三十里南北距一百五十里而能所容若此則後魏之僞置夸誕亦可笑矣

雙頭郡梁武帝置

又按魏書地形志南清河郡下注曰晉泰寧中分平原置治莒城晉無寧泰年號而惠帝後平原清河二國並淪沒異域事理易明黃子鴻以房亮傳證之知晉爲普字之譌寧字衍

文刊正之於高唐州建置沿革曰普泰中又於靈縣置南清河郡注引房亮傳亮弟悅普泰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請悅爲太守從之蓋後人誤普爲晉復妄加寧字也進至京師來詰何以擅改正史舊文仍以魏收志爲案據徐司寇復書漢靈縣故城在今高唐州西南與博平縣接界後魏置南清河郡治莒城莒城爲郡領零縣所有則當距此不遠豈南渡後之二晉所得而僞立郡縣哉誤字衍文前書已詳乃不復詰也余笑使溫庭筠當此必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而詰者必如文丞相對字羅丞相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又按書局中偶談謝靈運宋元嘉十年論斬降死徙廣州後

有人招出曾令人買兵器要合健兒於三江口募之不及者詔於廣州棄市三江口在何地一紹興人曰在敝地引謝靈運山居賦自注云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爲據余曰謝靈運未爲臨川內史未與兵叛帝尙不欲使東歸豈有徙送嶺南時反聽其就鄉里作別之三江口乎殆必不爾黃子鴻曰廣州城東南八十里有三江口西江北江東江是也或此地余曰又越卻廣州去矣非中途篡取之事或舉胡三省通鑑註引水經溫水至廣鬱縣爲鬱水灘水南至廣信縣入鬱封水西南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此蓋三水所會之地謂之三江口以爲得之矣余因細讀酈注明云鬱水東逕蒼梧廣信縣

今蒼梧縣或曰卽封川縣

灘水注之鬱水又東封

水注之注之云爾豈有三水交會之文乎胡氏殆錯認然則柰何曰一部水經注有兩三江口一沔水中云江水岐分謂之三江口的在今吳江縣非崑山一湘水云巴陵郡濱咀三江以西對長洲南則湘浦北則大江故曰三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謝靈運欲人纂取其在此地乎蓋嘗與吾友牕明論六朝時自建康趨番禺有東西二路一沈約宋書志所載則循江而上入彭蠡湖沂贛水度大庾嶺下始興之北江以達于廣州志所謂水五千二百者是一則循江而上抵巴陵入洞庭湖沂湘水度越城嶺下灘水從桂林廣信以達番禺乃宋書志所未載以此東路多一千四五百里人所罕行而靈運當日由此者想以其興兵叛逸在臨川若汎彭蠡正與臨川接壤其支黨竄伏中途生變故使迂西路出巴陵而孰知其又有三江口之約乎此真朝廷之所不及料者矣然則胡氏指三江口在廣信亦路所經由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封州據邕桂賀三江之口似宋時始有此目何如用酈道元少在靈運後者之三江口且去徙所尙遙合黨要謝惟此爲宜身之復生應亦拊掌

又按趙城嶺卽酈注之始安嶠也一水出嶠之陰北流爲湘一出嶠之陽南流爲灘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蓋五嶺道之最易者但極西耳觀漢武帝元鼎五年討南越遣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是從唐郴州臘嶺度也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是從唐虔州大庾嶺度也兩軍先至而戈船將軍出

零陵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並從唐桂州臨源嶺度者竟未至而南越已平非以其路獨遠耶沈約宋志止載近者以爲水程之便有以夫

又按拙明讀張子壽爲洪州都督秋晚登樓望南江入始興郡路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云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告

爲唐人稱潁水曰南江之證

又按胡三省云廣陵故城謂之蕪城樂史云蕪城卽揚州江都縣城但云古爲刊溝城大非刊吳地也於其地築城號刊城城下掘深溝引江水東北通射陽湖其城應在大江濱今儀真縣南有上江口下江口舊江口或者舊江口爲吳夫差所穿故班志廣陵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是也第代遠城堙

無復餘址樂史云江都縣城臨江今圯於水江都旣爾刊城可知近志竟實以蜀岡上遺跡豈其然

又按孟子集註謂汝漢淮泗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不合禹貢眞鐵板矣近頗有欲爲翻案者予取朱子文集偶讀謾記答吳伯豐書二條以翼集註曰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彊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括引李習之南來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沂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案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

小水而列于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所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爲瀆矣且習之沿沂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刊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日自有禹跡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爲沂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于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于沂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近世又有立說以爲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

合而爲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柏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漢之閒自有大山從唐鄧光黃以下至于潛霍地勢隔驀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得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只是行文之失無害于義理不必曲爲之說閑費心力也又曰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奧義不足深論況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後汝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翱南來錄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淮泗水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彊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刊溝初

非禹迹且果若此則淮又不能專達于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沈說終亦不能通也愚謂一言初無所害于理再言無害於義理朱子將理與氣作兩樣看亦非

又按哀九年吳城刊溝通江淮爲吳王夫差十年就其境內之地引江水以通湖由湖西北至末口入淮越不得而徑焉故十四年會黃池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蓋轉從吳境外以入吳境中正禹貢當日揚州貢道也蘇氏書傳認溝通江淮爲卽闕溝通水王伯厚辨之曰案吳之通水有二焉一吳城刊溝通江淮見左氏內傳一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見左氏外傳余謂惟其然夫差退自黃池

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蓋自江而淮自淮而沂而深溝以達濟會於黃池皆一水相通無復阻閉吳之勞民力亦不甚哉然觀明一統志刊溝舊水道屈曲逮隋大業初始開廣之則仍有不盡用其力之意左氏特下一溝字吳草廬不得其解謂江淮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隄壅水于中以行舟耳二水實未通流亦如上朱子非流水也之說豈其然

又按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奏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實亦不爾九澤旣陂孔傳曰九州之澤以陂障無決溢矣障非防與或曰賈讓策固言古者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九州之澤謂卑者耳然

賈讓策又言黎南陽故大金堤東郡白馬故大隄質以宋河渠志李垂兩言伯禹古堤近大伾則正賈讓之所指者謂非禹故迹與禹豈止導之而不有以防之者與竊以導猶德也防猶刑也雖聖世不能純任德而廢刑也善夫鄒平馬公驢有言鯀與水爭地禹以地讓水事相反也柰何傳稱禹能修鯀之功蓋方當汎濫之時鯀務多爲堤防以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鯀所爲堤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寧獨治水哉

今東昌府有鯀隄又名禹隄此可爲馬說一助

又按溝洫志成帝時李尋解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王莽時韓牧言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九但爲四五宋河渠志李垂言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此數語足喚醒漢人

又按元河渠志序曰昔禹堙洪水疏河陂澤以開萬世之利周禮地官所載豬防溝遂之法甚詳當是之時天下蓋無適而非水利也且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壤而後水利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秦鄭國引涇水漢鄭當時王延世皆嘗試其術而有功者夏氏禹貢合注曰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而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小水有所支分則大水不至溢決而水無不治則田無不墾後世舉古溝洫封畛之法盡毀之水何得不興害也哉此二段正可參觀

又按呂成公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顧氏川瀆異同曰三代時河患見於經傳者絕少雖盤庚之誥有蕩析離居之言然爾時臣民方且戀戀厥居不以從遷爲樂蓋止于瀕河侵溢之患不若後世漂潰田廬千里一壑之甚也漢代河患漸多自宋以來大河未有十年無事者金及元患且與其國祚相始終說者以爲天地之氣古今不同豈其然乎

又按枚乘說吳王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今泰州東有海陵倉是修治上林不如長州之苑後漢志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此又一太倉也不得合而一之撰泰州志者合一蓋見後漢無海陵謂省

入東陽旣而覺東陽在今天長縣界中隔江都縣凡一百九十里變其說曰後漢廢海陵而移東陽之名於此果爾東漢當有兩東陽矣何不見也惟沈約宋志海陵三國時廢參以三國吳志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詣孫權幕府分明有縣有人有吏則是其縣故在而志誤脫耳廢當于建安以後十載三國鼎立時故曰三國時廢晉太康元年復置云

又按陳第季立閩人也嘗登黃鶴樓望隔江漢陽府東北山實名大別爲漢水入江之處因憶左氏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也杜預土地名至云大別闕不知何處豈未經斯地耶抑果以未見孔傳耶于是而益信禹之神聖

也當洪荒時主名山川若指諸掌後世案經索之往往錯誤何耶蓋禹乘四載歷九州皆得諸親見儒者雖博稽載籍口耳而已矣無惑乎言之不詳也哉故曰讀萬卷書不行萬里道不足以知山川此足正朱子往往使官屬去相視山川具其圖說以歸作此一書又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之說之非

又按陳第季立解子乘四載曰孔傳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後儒皆從之舟車不可易矣輶史記夏本紀作橐河渠書作毳漢書溝洫志亦作毳尸子作橐實一物也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張守節又詳釋之曰橐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孟張之解

既得其形又得其用今閩越海濱皆有之泥行之具必不可易者也如渚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夫置板以行泥此拙滯之法不可以變通轉移彼蓋未至海濱而覩所謂橐特以意度之而已耳橐史記夏本紀作橐河渠書作橐漢書溝洫志作橐實一物也如渚曰橐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不蹉跌也蔡氏從之某見吳下僕夫施鐵環于草履下以走沮洳之地可免顛蹶俗呼爲甲馬亦呼爲腳澀此僕傭所用豈以禹而用之故知如渚之說舛也韋昭曰橐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輦以行此說頗近之某謂史記作橐橐卽今之輦也某嘗登泰岱與武當絕頂其土人以竹兜子施皮絆於肩遇峻陡則挾之以行上下嶺坂如飛山行之具必不可易者

皇清紀略卷之六
也豈以禹而廢之夫曰四載如舟車乃可以載惟其可載故
可以乘若如涇之說置板于泥施鐵于履板鐵之類既不可
謂之載足之所踐又豈可謂之乘乎夫禹稱神聖用物有宜
水乘舟不病涉也陸乘車可致遠也泥乘橈從者曲其足也
山乘橋僕者施其錐也勞形而有逸形者在逸形而有勞心
者存此所以地平天成爲萬世利也或問子謂讀書有疑則
闕今不闕四載可乎曰此無待于闕也水陸而廢舟車泥山
而廢橈橋則沒世不行尋常矣故知大禹決不能舍斯四者
而別有所濟也以理斷之也

又按越明年予得吳中水利全書載明弘治間水利主事姚
文灝答人書曰書稱禹乘四載而隨山刊木史稱禹手足胼
胝何也四載云者謂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輶山乘橈也
夫禹以一人而領九州之水必不得而往取通衢巨川相其
大勢可矣其他泥淖山徑之處盡遣其屬以行而已不勞焉
豈不可哉而禹方且崎嶇跋涉惟恐不及意者救饑拯溺之
心橫于中不暇顧事體之宜不宜也胼胝云者謂手足皮厚
也是必躬有執作之勞乃至此若但擘畫指揮乎其閒則焦
勞或有而胼胝必無論語亦稱其躬稼是知禹之於水不獨
自往又自爲之也又曰政有可以坐理官有可以堂居校文
聽訟之類是也乃若水部農官則不然必以舟航爲衙署阡
陌爲几席探源索委度高量卑然後爲無負于人苟或不然
皆心之所未盡義有所未安尤足正朱子之說之非

又按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歲在己未上距禹河功之成凡一千六百七十七年而河始變而患始生宋書始興王濬傳元嘉二十二年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紆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浚必無閼滯歲在乙酉上距震澤底定時凡二千七百二十三年而震澤所由入海之路始塞而患始生歸熙甫極詆穿鑿之端蓋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余尤歎人情之不可解大河已徙雖神禹復生亦不能挽之復故流而必仍求九河處穿之穿之河不復行柰何震澤入海之路不過以松江暫塞去其塞斯復流矣偏欲求新奇可喜當時功竟不立豈非永鑒余因悟禹貢之三江斷當從蔡傳此震澤所以底定之根也宋熙寧間郝宣言禹時震澤爲患東有埝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埝阜流爲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底定初聞似覺駭人不知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印不比內地海濱人歷歷言之若非遇埝阜處鑿斷江何由分爲東北流以入海又分東南流以入海乎歸熙甫又曰惟三江之說明然後三吳之水可得而治三吳水治國之倉庾充實也豈細故哉

又按三江之解聚訟其實有三一蔡氏一蘇氏一明歸氏蔡氏雖引庾仲初揚都賦注注實不曾指禹貢指禹貢者唐陸氏張氏又前晉顧夷吳地記耳惜蔡見不及此蘇氏雖似安

國而南中北各不同前同蘇氏者實惟康成見初學記引鄭氏書注曰左合漢爲江北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歸氏從郭璞來今實不知郭所指是何書之三江前同歸氏者宋淳熙中邊實崑山縣志有是說愚嘗反覆參考蘇歸二說雖自有理畢竟以蔡傳爲定蓋江至荆與漢合流至揚始入海於荊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蓋雖未入海而勢已奔趨于海以朝宗二字狀出水勢之妙倘再記于揚州不幾複乎經文恐不妙故知三江也者震澤下之三江爾

又按鄭端簡曉曰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漢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王恭簡樵曰旣言朝宗于海則入海不俟言故知三江旣入不指大江也愚又考金氏履祥曰三江果以彭蠡爲一則上文旣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旣字對舉皆本效之辭三江仍宜屬震澤之下流並當採入集傳又按明金藻著三江水學首引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又引九川滌源九澤旣陂曰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泛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無陂所以靡定無滌所以靡入又曰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旣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旣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子

謂末語似微刺東坡

又按三江既定爲松江婁江東江矣而此三江亦言人人殊茲取明嘉靖中王司業同祖考曰案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又東南分流白蠓江入急水港入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爲東江此單鐸吳中水利書所謂開白蠓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是也但澱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爲上清江下清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南又分爲二一名勦娘江五里許復合爲一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

已塞單鐸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入海者是也至吳淞江入海則今自吳縣西南邇迤而來過崑山東南以達嘉定縣界曰吳淞江口甚明未曾塞自宋以前未有以劉家港爲古婁江以之自朱長文續圖經始茲不取又按王同祖有太湖考太湖卽五湖曰古人之治太湖也置五堰於溧陽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使入蕪湖以北入于大江開夾葦干於宜興武進之境東抵瀾湖北接長塘河西連五堰所以洩長蕩湖之水以入瀾湖洩瀾湖以入大江瀆等處而入常州運河之北偏十四斗門北下江陰之大江所以殺西來之水使不入于太湖而皆歸諸江也又以荆溪不能當西來眾流奔注之勢遂於震澤口疏爲百派謂之百

瀆而又開橫塘以貫之約四十餘里百瀆在宜興者七十有四在武進者二十有六皆西接荆溪而東通震澤者也又于烏程長興之間開七十二瀆在烏程者三十有八在長興者三十有四皆自七十二瀆通經遞脈以殺其奔衝之勢而歸于太湖也太湖上流諸水之來源若此而所以洩之者則惟于三江是賴焉又曰以江湖形勢觀之大要宣溧以上西北之水可使入于蕪湖以歸大江而不可使注於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使趨于吳淞江歸大海而不可使積于震澤此治水東南之大旨也

又按王恭簡樵曰彭蠡未豬則江西東諸州之水爲揚州西偏之患震澤未定則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旣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谿計不勞施工故餘不書也此亦是發明三江不指大江之江處

又按金仁山曰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閒時被漂沒以此知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蓋深茅氏瑞徵曰此句正見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豈直見禽鳥之得其居止而遂其生也哉余謂隄防之作近起戰國漢當作戰國二字爲是

又按范文正公撰張公綸神道碑云海陵郡有古堰廢既久
海濤爲患綸請修復議者謂將有蓄潦之憂綸曰濤之患歲
一十而九潦之患歲十而一護九而亡一不亦可乎卒成之又
江東大水綸請治五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潮將挾沙而至欲
導終塞綸曰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眾川
乘其損而趨之曾莫禦哉卒治之後范文正知蘇州上宰相
書論吳中水利宜開松江俾歸于海正從綸得來

第九十四

王伯厚嘗謂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
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
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

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縣有朱圉山熙寧七年以大
潭隸岷州今爲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此二說絕是雖
然余猶憾其掎擊之不盡也請廣之蔡氏曰今滄州之地北與
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今滄州北乃天津衛宋之清州界非
平州平州卻在東北五百餘里中隔幽州之武清境不相接又
曰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今沂州費
縣當作今沂州新泰縣至蒙山實在費縣北當云今在沂州費
縣新泰二縣之界東海郡祝其縣今海州朐山縣也朐山縣當
作懷仁縣今下邳有石磬山當作今下邳縣有石磬山彭蠡在
豫章郡彭澤縣東已正作西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
三州之地尤爲不諳本朝制度宋制州必兼郡州而不兼郡者

其州小洪饒二州既皆大當改饒州曰鄱陽方一例蔡氏時豫章久升爲隆興府更當改豫章作隆興府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楚不見有甚巴陵巴陵二字起於三國吳有巴邱邱閭城晉遂于此置巴陵縣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案漢枝江縣注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卽江別出者也分明已說自江出何如云非出于江況酈氏又有枝江縣以江沱枝分而獲名乎雲夢澤名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宋江夏縣漢沙羨地在江之東非古雲夢地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有荷山宋濟陰廢縣在今曹縣西北其地並無山嶓冢山地志在隴西郡氐道縣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案氐道縣無

考漢西縣在宋西和州今爲縣宋西縣爲漢漢中郡沔陽縣地後魏置嶓冢縣隋始改曰西縣下到宋去漢之西縣南北相距五六百里豈得一山跨其境且其水亦分東西二派宋三泉縣則在今寧羌州漢廣漢郡葭萌縣地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當作今皮州汶山縣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當作今金州漢陰縣西傾山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臨潭縣唐廣德初陷吐蕃宋大觀二年收復仍舊爲洮州而不置縣當作今洮州城西南扶風杜陽縣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當作今鳳翔府麟遊普潤二縣之地亦漢漆縣地終南在扶風武功縣東東字今增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終南山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互關中且八百里必欲貼漢武功縣言當

作今鳳翔府郿縣界有故武功城終南山在郿縣南三十里萬年縣至蔡氏時久更名樊川惇物在扶風武功縣東亦今永

興軍武功縣也殊屬妄談宋武功縣漢滎縣美陽二縣地豈得

認爲漢故邑當亦作今鳳翔府郿縣界有故武功城惇物山在

其東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當作在今同州

韓城縣及河中府龍門縣之地蓋山跨河之西東云崑崙在臨

羌漢金城郡臨羌縣有崑崙山祠非真山司馬彪衍利字而蔡

氏誤本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當依應劭於西下增南字岍山

地志扶風岍當從水縣西吳山古文以爲岍山是班氏合爲一山

當作今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有汧山隴州吳山舊縣西南五

十里有吳嶽山方輿寰宇記合爲宋人語又引晁氏曰今之隴

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尤非括地志岍山在隴州

汧源縣西六十里其山東鄰岐岫西接隴岡汧水出焉謂隴與

汧爲一猶可至天井山在今隴州南一百里金門山又在州南

百四十里秦嶺山雖大要以在今藍田縣商州者爲正吾聞終

南秦嶺本一山矣未聞與岍爲一也今陝州陝縣有三門山是

也陝縣當作硤石縣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太行山在河內

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不知漢太行山有二其在山陽

縣者名東太行山祇當引曰太行山在河內郡堊王縣西北今

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也漢山陽爲宋修武縣非河內太華

在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括地志元和志寰宇記並云在華陰

縣南八里今襄陽府南漳縣章當作漳葉榆澤其地乃在蜀之

正西非正西西南也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雖近雍州西南然與燉煌縣之三危中隔大河此條祇當闕疑洛汭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案杜氏左傳註洛汭在鞏縣南帝王世紀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二說不同考元和志隨時鞏縣移治東界由是洛水乃在西北也宋河渠志元豐二年導洛水入汴通志今洛水經鞏縣北三里又東至縣東北二十里汜水縣界入河蓋宋所移云然古時洛口斷在鞏縣之西作東者非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澁水至復州竟陵縣界來又名汭水來乃者字之譌及檢明初劉三吾奉旨纂書傳會選本亦是來字知承譌久矣嗚呼此制舉取士經筵進講之書也而作者懵然其本朝輿地事迹之麤者至于如是豈不令異代以後讀者有秦無人之歎哉

按黃子鴻極詆蔡傳者偶舉其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曰夏水從無沱稱不知蔡沈何所自來應屬臆說余曰此本鄭康成註蓋此所謂沱也見孔疏者未爲臆說卽證以酈注夏水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計當南宋蔡氏所見本沱定作沱何則水自江出爲沱此正夏水初分出江處也於沱爲合不然水決復入爲沱此非夏水至雲杜入沔處也於沱爲不合及檢朱謀埜箋江水至枝江縣曰江沱沱當作沱何實獲我心子鴻笑曰子於蔡傳亦可謂憎而知其善哉

又按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九十里正漢志祝其

縣之羽山此止論山所在之縣不論縣名合於漢與否此類甚多不然漢祝其城在懷仁縣南四十二里縣所在非山所在也豈得驗曰漢祝其今懷仁哉予久而始悟其失特自培擊之以謝蔡氏焉

又按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最合近徧徵之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何朱圉之多也說者遂謂朱圉山連峯疊嶂綿亙於伏羌縣之西南皆可以朱圉目之予以爲否班氏明于冀縣下注曰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一村落中所有之山他縣寧得而附會去耶或曰子言在伏羌西南三十里而元和志則六十里不合者

何也予曰今之縣治乃宋熙寧三年以伏羌寨爲城者在秦州西九十里見九域志與元和志云縣東南至秦州一百二十里者移卻三十里矣或曰子亦知秦漢冀縣故城乎在今縣南五十步亦余所目覩大抵山水澤藪原隰非身所親歷及文獻之鑿鑿者都未可憑余猶嫌王伯厚謂朱圉在大潭之不甚確耳

又按蔡傳多有不可考者如徐州云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與因徧考宋史地理志元豐九域志太平寰宇記此三州僅吾楚土產淮白魚不聞其入貢也兩志載楚之入貢者紵布一十疋又上考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此三州亦不貢淮白魚蔡氏將無以口腹之欲自出

令耶寰宇記漣水軍土產有淮白魚而反不引及
又按蔡傳引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
柏導之酈道元曰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
鼠同穴導之熊耳盧氏縣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
耳導之世無異議余謂冢嶺山卽謹舉山在今商州西北一
百二十里熊耳山括地志在盧氏縣南五十里今相去不及
三百里猶可曰禹從此導若胎簪山在今桐柏縣西北三十
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餘耳禹當日豈惜此三十
里之勞乎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
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豈惜此五里之勞也者道破眞
堪噴飯此非酈氏本文蔡增出耳余嘗譬蔡氏宛如今童子

作小題時文翻剔字眼以爲新曾何當于經學或曰畢竟作
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槩統名其山後代方
漸于一山之間別標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鳥鼠同穴之有
南谷禹之時豈有是哉止統爲一山爾惟導河積石岷山導
江與此導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又按上謂止論山所在之縣不論縣名合于漢固已孰知又
有山所在之縣祇爲縣不合于漢縣并山亦不眞在此縣如
岷山爲江源是也不可不極論之蔡傳引地志岷山在蜀郡
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豈不大謬漢
湔氐道縣在唐爲松州廣德初陷吐蕃宋亦爲吐蕃地今爲
松潘衛在成都府西北七百里岷山又在衛西北二百

二十里曰大分水嶺江源出焉或曰卽古羊膊嶺云相距五百八十餘里豈一地乎子鴻曰誤自元和志汶山縣載岷山而樂史因之蔡沈又因之余曰郭璞註山經已言岷山今在廣陽縣西江所出廣陽晉所更漢汶江縣之名者子鴻曰誠然余曰誤尙不止此漢武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于此縣曰汶江已似專指此地或曰然則岷山不在茂州汶山縣乎余考隋地理志汶山郡左封縣有汶山臨洮郡臨洮縣有岷山元和志岷州溢樂縣南有岷山括地志岷山在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安在茂州不有岷山與但蔡氏以班志江水所出四字繫西徼外之下者竄于今茂州汶山縣之下此倒置其文輒失者是也然則集傳當云何曰當作

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縣西徼外江水所出唐爲松州嘉誠縣宋陷于吐蕃本朝未復今茂州汶山縣南有岷山江水則自徼外流入者

又按蔡傳又引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止首二句爲足存餘乃杜光庭遊青城山記語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峯也又增出天彭諸山四句曾何當于經旨余欲取宋儒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泛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旣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治也又史記貨殖傳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汶山卽岷山則岷山之宜

樹藝舊矣二條以補之

又按蔡傳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從史記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來洞庭屬荊州彭蠡屬揚州此說頗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塚云從史記舜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來則不是蓋以宋輿地當作今道州寧遠縣有九疑山爲舜所葬云塚舊本不從土至幽州止註北裔之地當引括地志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今鎮遠軍密雲縣也三苗在荆揚之間下亦當補曰今江州鄂州岳州皆古三苗地

又按寰宇記雖云真符縣本漢安陽縣地蔡傳從之余駁其當作今金州漢陰縣者蓋以寰宇記又云漢安陽縣在漢陰縣西二十四里卽今敖口東十里漢江之北故城是也指漢縣治所在非汎汎其地而已余之駁集傳也豈得已乎蔡氏于樂史書似未讀徧

又按和夷底績蔡傳一段紕繆實甚晁氏主水名言云夷水出巴郡魚復縣卽漢志南郡巫縣之夷水宋爲巫山縣此猶在荆梁二州之界然東去和川水幾二千里二水不相距太遠乎不可從蔡氏主地名言云嚴道以西有夷道或其地夷道卽漢志南郡之夷道縣宋爲宜都縣遠在嚴道以東二千餘里豈以西乎且實是荊州域於梁州曷與乎尤不可從然則宜作何解曰寰宇記和川路在嚴道縣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蠻混雜連

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說者謂卽書之和夷余謂水經注和讀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說似可從但今桓水無所考或曰晉地道記云梁州南至桓水疑指大渡河四川通志和夷今黎雅越巂等處案以酈注大渡河果桓水也則大渡河以南今建昌衛爲宋藝祖以玉斧畫而棄之者蓋古和夷云

又按地名有前人所未詳而後人漸知者從之可也有前人所不可知而後人彊以指實者闕之可也禹貢之蔡山是蔡山班志酈注並闕唐孔穎達司馬貞並言不知所在而謂宋政和中歐陽忞出曰蔡山在雅州嚴道縣可信乎及徧考隋唐地理志元和志通典寰宇記九域志嚴道無所謂蔡山也

忞同時葉少蘊傳禹貢復指嚴道縣東五里周公山以當之又可信乎或曰然則蔡山終竟不知耶曰要就禹貢蒙山以求最爲近之如太史河不知所在就九河間以求惇物山不知所在就漢武功縣東以求雖不中不遠而必鑿鑿指實恐涉傳會論篤者弗取矣

又按陳氏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大事乎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當採入集傳

又按岷山爲江源既得極論之而積石山爲禹導尤不可不

極論焉蔡傳引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非縣非漢縣並山非漢山之又一見乎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涼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爲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縣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朱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爲漢金城郡允吾縣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枹罕縣今臨洮府河州治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州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黃子鴻曰積石山本在徼外自唐儀鳳二年置積石軍于靖邊城始移

其名于內地矣余曰不止此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郡治古赤水城以境有積石山也尤移近內地矣然此乃小積石山卽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于唐人故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弘憲曰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縣潛行地下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故今人目彼爲大積石此爲小積石余癸丑秋客臨洮欲策馬尋小積石之河源亦不果嗟乎漢如段熲破西羌且鬪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唐如李靖等攻吐谷渾靖踰積石山任城王道宗侯君集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覽

觀河源彼何人哉吾徒仰面看屋梁而著書不可以愧恥乎
或曰然則蔡傳當云何曰當作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
西南羌中積石山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
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

又按蔡傳引寰宇記只九河一條已多脫誤矣云胡蘇河在
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無棣縣樂史並未云有胡蘇河又
云鬲津河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原本乃樂陵西東北流
入饒安德州安德有馬頰河德平有馬頰河滄州樂陵亦有
馬頰止及滴河者何與鬲津河既見安德又見德州將陵而
止云樂陵饒安又何也元和志止引其及馬頰若德州安德
有鬲津河將陵有鬲津河棣州陽信有鉤盤河槩不之引通

典止引其及覆鬴若安德有馬頰河滄州東光有胡蘇河亦
不之引且蔡氏過矣九河闢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豈一二
縣所能了此一河哉勢必分播多縣揚波注海也明矣

又按蔡傳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此用左氏杜註據寰
宇記當作在今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甘地名有扈氏國之
南郊在扶風鄠縣鄠縣自元魏改屬京兆郡唐爲府宋因之
當作在今京兆府鄠縣五子之歌窮國名當補引水經注在
平原郡鬲縣今德州安德縣也盤庚下鄭氏曰東成皋南轅
轅西降谷降谷不知所在予疑卽今永寧縣北六十里之三
嶠山亦曰二嶠杜預謂二嶠閒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
故文王以之避風雨又永寧縣西北七十里有三嶠底嶠谷之

底也亦與降字義協牧地名在朝歌南卽今衛州治之南也
牧野在朝歌南此用司馬彪語卽今衛州治之南乃蔡氏自
語則錯衛州治衛縣可曰牧野在衛州治之南自唐初衛州
久移治於汲縣當作卽今衛州治之北爾庸濮在江漢之南
庸卽上庸今屬鄖陽府房縣庸當在江之北漢之南妹邦卽
詩所謂沫鄉當補一句曰今濬州衛縣也奄杜預曰不知所
在當云在兗州曲阜縣古奄國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
城當作今廬州巢縣有居巢城六西漢縣名不隸廬江郡隸
廬江郡東漢已改名曰六安六安距居巢相隔約三百里鎬
京在京兆鄠縣上林卽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下句是上
上林二字當衍豐在京兆鄠縣卽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

之上靈臺下脫鄉字之上原本乃上游二字

又按蔡傳煞有不可曉處徐州云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
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元和志明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
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彭城縣北
三十五里之赭土山卽出此土較著如此捨之不引而想像
言之何與與淮白魚正相反茅氏瑞徵曰此州制貢大略並
供禮樂之用又曰禹濬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又曰
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符合豈天壤靈氣
有獨鍾而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皆當採入集傳
又按考漢郊祀志平帝時於官社後立官稷令徐州牧歲貢
五色土各一斗始知元和志直本此一句則開元制貢亦應

爲社用爾

又按震澤之解惟宋葉少蘊上與周禮合又與班志合自與魏晉間僞孔傳不合余勸徐司寇收入一統志吳縣中葉氏曰孔氏以大湖爲震澤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旣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種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旣定爲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也

又按寰宇記煞有不可曉者旣知北條荆山班注於左馮翊襄德縣下但當求漢懷德縣所在則知禹貢荆山所在柰何耀州富平縣西南十一里懷德故城曰非漢懷德縣也又于富平縣之掘陵原復實以尙書禹貢荆山謂此不自相矛盾乎縣非漢縣將山仍漢山乎及予討論同州朝邑縣有懷德城曰漢縣在今縣西南三十二里懷德故城是證以班注荆山下有彊梁原原樂史謂之朝坂也班注襄德有洛水東南入渭樂史謂城在渭水之北也歷歷不誣獨不載有荆山耳

其實荆山卽在此漢郊祀志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晉灼注荆山在馮翊懷德縣皇甫謐帝王世紀禹鑄鼎於荆
山在馮翊懷德之南有荆山今其山下有荆渠酈道元水經
注懷德縣故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禹貢北條荆山在南
山下有荆渠卽夏后鑄九鼎處也余因悟此當爲禹鑄鼎處
無論方士公孫卿之徒附會黃帝以學僊先禹而鑄鼎卽果
鑄鼎亦當在湖縣爲今閿鄉縣地不在此晉灼注不如皇甫
酈二說之確一帝一王各有一荆山耳或曰子知酈注仍有
兩懷德城乎曰實一耳見沮水條內沮水逕懷德城之南澤
泉水逕懷德城之北均樂史所謂懷德在富平縣者道元固
未與在今朝邑縣者混而一矣

又按復討論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荆山在雍州富平縣今
名掘陵原是承譌已久隋地理志亦載富平縣有荆山又得
絳侯世家引括地志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
里里數較樂史不合應是縣治有移余曾客朝邑數日覺其
治基頗高乃置諸彊梁原之上說者謂原卽荆山北麓則可
以知荆山所在矣或問後漢郡國志懷德已省城何以有二
余曰樂史固有言矣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於此立
縣爲名晉移富平來治後魏復徙去故有故城存焉懷德一
移並禹時臨河之荆山亦沒而不見矣豈不異哉
又按蔡傳萊夷作牧作牧者言可放牧不如陳氏大猷曰作
謂耕作牧謂芻牧夷人以畜牧爲業見禹之功及走獸也當

採入集傳

又按疏必遵傳唐人定例也然傳有分明說錯疏至欲改古郡縣方向以從之噫其甚矣僞孔傳荷澤在胡陵胡陵二字錯當依班志作在定陶東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東北二字反當依地圖作在荷西南如是而傳合矣疏亦可以無言矣惟宜引晉閼駟十三州記曰不言人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柰何傳既不爾疏復傳會至以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作睢陽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豈有是理胡陵故城古今一也在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交境處余曾親過之問距定陶之荷澤約幾三百里彼豈知荷澤在定陶東孟豬在睢陽東北二澤相通距僅一

百四十里哉近代王恭簡樵和合左氏爲之解曰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荷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不常入也或言導荷澤又導孟豬故言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茅氏瑞徵則云此處逗出一導字爲下文導山導水張本要見禹之治水全以疏導爲事亦通

又按宋傅氏寅禹貢集解引許氏說文曰荷澤水在山陽胡陵與安國傳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正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古胡陵地也分別荷水與荷澤所在不同班許二氏殊塗同歸余因悟僞孔傳在說文後荷澤

在胡陵正本說文來但誤脫一水字書出魏晉閒又得一證
又按馬鄭王本滎波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閒書
始作波與漢書同余向謂其書多出漢書者此又一證然安
國解猶作一水非二水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
之以周官爾雅爲口實蔡氏又本之下到今余嘗反覆參究
而覺一爲濟之溢流一爲洛之枝流兩不相蒙而忽合而言
之與大野彭蠡同一書法不亦參雜乎抑豈禹貢之變例乎
善夫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
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鄭註職
方氏其浸波波讀爲播引禹貢滎播旣都仍當作播證一賈
公彥疏案禹貢有播水無波仍當作播證二小司馬引鄭氏

曰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仍當作播證三山
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今本波本作陂非屬波水證
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于山非出于洛者非屬波水證二
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惟此
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雒
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曾見水豬爲澤乎非屬波水
證三余又謂豫州之水惟洛與濟爲要害他若桐柏淮之導
已爾若洛汭河之過已爾淮之治大書于徐之淮其又河之
治大書于冀之覃懷底績固有不必要復書於本州者曰旣入
曰旣豬曰導曰被而豫州之水已畢治矣
又按蔡傳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

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或疑四水那得相敵洛毋論伊頗大澗次之灋又次之余曰蔡傳正妙有體會蓋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導洛文于澗灋曰會于伊曰會雖灋水源短然洛詰曰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魚豢典略曰洛與伊灋二水爲三川非以其勢相敵乎且豫州內四水並列下文導洛則以洛爲主所謂古人文多互見也傳尙未及此

又按胡朏明篤愛蔡傳載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舉以告余余深以爲然後始覺欲改作河下流兗冀受之濟下

流兗青受之淮下流徐揚受之於青雖近海之下增一句曰惟濟於此入接然不當眾流之衝句更確朏明又謬以余爲然

又按鄭端簡曉言江漢二川源于梁委于揚而荊州其所經此說江則得說漢失之漢水自陝西白河縣流入經鄖陽府治南歷均州及光化縣之北穀城縣之東又東至襄陽府治北折而東南經宜城縣之東又南經安陸府治西上除白河下除鍾祥餘並禹貢豫州之域以在荊山之北也安得遺愚欲改正之曰江所歷之州曰梁曰荆曰揚漢所歷之州曰梁曰豫曰荆

又按正蔡傳之譌如掃敗葉愈掃愈多更以冀州言之引曾

氏曰覃懷平地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案酈注河水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皋分河水懷縣在今懷慶府武陟縣界當云覃懷在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濟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若涑水遠在今保定府涑水縣卽巨馬河或曰恐係譌寫然檢明初劉三吾本仍是涑水出乎其西引晁氏曰今之恆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衛水非古逕也案漢志恆水出上曲陽縣恆山北谷東入滹水經滹水過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酈注滹水又東恆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恆川之通稱焉卽禹貢之恆衛旣從也所以辭氏謂恆水曰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最合以

滹得兼稱恆故蔡傳引此更足不當復贅以晁氏云云全與水道不合或曰安知晁氏時不爾然檢元和寰宇二書恆水並闕新輯一統志宛與班氏辭氏說同引晁氏曰衛水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東北當作東南不爾便衍北字蔡氏自云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頗是但以北二字宜衍至云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澤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譌不可勝言案寰宇記貝州領縣五絕無一山冀州領縣八惟信都有歷山亦小小岡阜耳河從此行何嘗有山蔡氏豈能以意造山耶蓋賈讓策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金隄在漢白馬黎陽縣宋河渠志禹故瀆尙存在大伾大行之閒則古河從澶相行可分爲東西若折從貝冀之閒過河

則分南北矣。寧得云窵西山踵趾耶？且枯澤原自西南而東北，歷貝之經城，冀之南宮，信都武邑武邑，卽河北過澤水處。如何下以及二字？又下文隋唐云云案漢廣河縣隋仁壽初改曰象城，大業初改曰大陸。唐武德四年復改曰象城。天寶初改曰昭慶。當隋之時無昭慶縣也。安得云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乎？舊唐志先天二年分饒陽鹿城界於古鄆城，置陸澤縣。新唐志陸澤先天二年析饒陽鹿城置，安得止云唐割鹿城置陸澤乎？末引程氏曰冀州北境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遼濡等水誠哉其中高，但此指島夷以皮服來者貢道自由北海入冀之逆河及堯之九河而至帝都，無所須遼濡等水。何煩辭費？又曰碣石淪入海已去岸五百餘里，審如是當自昌黎縣南黑洋河泛海，雖至六七百里無所謂此山，則此語尤不足信。永平府人實云。

又按蔡傳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解最妙。謂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予徵諸通典元和志，良然。因思於此平地有澤焉，人遂名之大陸澤，非大陸一片土盡爲澤藪也。果盡澤藪，水患雖平人可得而耕作乎？故知大陸在禹貢主地言在爾雅指藪言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自班氏地理志禹貢大陸澤在鉅鹿縣北始果爾。經文當作北過大陸至于泺水，何則枯泺渠在貝冀二州今在鉅鹿縣大陸澤之北。故經文旣是北過泺水至于大陸，其必不屬枯

泺渠可知嘗徧考載籍然後知泺水爲濁漳大河導至古鄴縣東迤而東北行孔安國傳漳水橫流入河馬貴與漳水橫流入河在廣平府西北肥鄉縣界通典禹貢衡漳在廣平郡南肥鄉縣界肥鄉去古鄴縣約百五十里漳當由此入非復有入海之事亦非如班志至阜城始入河河先過漳水次至邢趙深之大陸歷歷皆合道元所謂推次言之也又謂河之過降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水經注絳水發源屯雷下亂漳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張守節兩解禹貢並云降水源出潞州屯雷縣西南宋張洎講求汴水云禹貢降水卽濁漳之三說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水經注鬲般列於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徒駭河之經流漳絳卽其北過之水也抑思

鉅鹿自地名非澤名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漢以此氏其縣大陸澤方爲澤亦與廣河澤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漢不以廣河別氏縣矣故元和志一在鉅鹿縣西北五里一在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真定府之隆平余五代祖之弟實遷其地云

又按唐孔氏疏漳水橫流入河故曰橫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此二條當採入集傳引班志酈注止當及東至鄴合清漳不必及東北至阜成入大河句蓋此乃河旣徙之新道非禹故道禹故道若此則漳斜流入河矣何名橫漳蔡氏似全昧此

又按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是說也酈氏述之程大昌主之蔡氏載入集傳非之者已四起愚以爲特九字譌若作逆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妙何可勝言蓋自平原以下天津以上皆古九河之道抵天津已是盡頭無復有地可著逆河乃漢代然也道元曰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碣石現存止逆河淪海耳拙明日神禹復生定以予爲知言

又按禹廐二渠載河渠書太史公尙所目覩二渠之解有二一孟康曰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漯川南折二字大有譌闕不如酈道元解一則漯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

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爲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大伾山之東今滑縣東北是至河之經流則太史公謂北載之高地過降水以入于勃海者余嘗反覆參考而覺漯者河之枝流兗之貢道著于經文見于孟子復何可疑獨北瀆經貝邱西南行於禹未有所考忽思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似專指北瀆言則此渠也其周定五年所徙之新道乎河自此徙山足之經流乃絕定王五年己未至新莽篡漢戊辰凡六百一十年莽以元城是其冢墓所在北瀆廢不復治蓋河當禹貢時一經流一支渠也周定五年後一新流一故瀆也逮王莽後新流遂空而故瀆不改上下

二千二百八十六年開河之變如是當太史公時書未盡出如周譜之類或未及見不知北瀆非禹所穿遂並以爲禹有二渠加以武帝親臨塞決築宮作歌榮觀史策曰二渠復禹舊迹孰敢不以之爲然試問上道河北行禹河本緣西山足以行元封閒然耶否耶此爲禹迹定王五年所徙者豈又別一道耶漯川入海在千乘縣馬常坑千乘故城在今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北瀆名王莽河流至阜城縣漳水注之至章武入海章武今名乾符鎮在滄州東北此太史公所觀二渠若上所云貝邱西南南折折則必入漯川不爾將從何以入海孟康之不可信如此故曰有譌闕也

又按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勅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曰桓

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耶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則上王橫引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卽此譜也太史公曰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課周譜蓋遷所讀或者於河徙事未及討論古人讀書儘有疏略者

又按水經注河水條凡五敘至長壽津二渠而止下便及大河故瀆故瀆皆周漢以來之新道非禹河故道也然中有至于大陸北播于九河經文及注一段上不與元城縣沙邱堰相次下不與沙邱堰南屯氏河出焉相次分明經注別有及禹河故瀆者惜不盡傳耳偶聞于黃子鴻子鴻驚曰某讀水經注三十年從未聞此論遂簡以示之又漯水條敘至末酈

氏引淮南子曰云云亦爲至碣石入海作注與經文河水又東分爲二水不合參以濁漳水條詳北過泴水是禹河自大伾以下至入海處了然見水經注但或當日有意互見或後人任意錯簡嘗聞馮開之以經注相淆開用朱墨勾乙未曾卒業使果成篇定爾可觀

第九十五

自有禹貢以來以冀州爲盡帝畿之地他州無涉果爾帝城之外四面各廣五百里何以解周惟都於鎬僻居一隅勢不得不東西長南北短絕補而成千里若冀中土也堯當洪水既平之後分疆經野廓然一新是乾坤再闢時也何所復礙而不截然方正以與經文合示宅中圖大之規模於萬世哉堯都平陽其

故城在汾水之西今府治白馬城西南括地志云平陽城東面堯築者是以是爲中東至河南彰德府六百里六百里古五百里也南至河南河南府盧氏縣東南界六百里跨入豫州西至陝西延安府邠州六百里跨入雍州北至山西太原府西靜樂縣南界六百里東南到河南開封府許州南界亦跨入豫州西南到陝西西安府鎮安縣界亦跨入雍州西北到延安府米脂縣西北榆林衛界亦跨入雍州東北到直隸真定府如是而後畫然井然號稱甸服其最爲左驗者甸服有賦而無貢冀果盡畿內不應有島夷皮服之文案圖經今遼東朝鮮之屬古島夷也浮渤海由碣石而入貢遠距平陽三四千里正冀東北邊之地則冀不盡屬甸服而甸服亦不盡於冀明矣周惟僻故從雍

至豫堯惟方故兼有冀豫雍禹以山川定九州之域隨其勢以四方之土畫帝畿惟其形各有取爾也竊以此爲禹貢第一義特發之自今日云

按林氏于豫州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周以爲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爲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或舉此段以難予予曰是不難辨豫之域大矣漆林在禹之畿內與入二十而五之征在畿外與制貢與兗州同不觀河東鹽池沃饒甲天下乎彼青州且貢鹽而此乃不貢以其在甸服入厥賦上上錯之中耳不然地敢愛其寶人敢藏其貨哉凡考古須會意於文字之外不得拘以字面冀亦第無貢字耳

皮服較卉服何殊

又按周服里數倍於禹服是古今一大疑義解者有二一賈公彥曰若據鳥飛直路此周之九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萬里彼此無異也一易祓曰禹五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藩服之域其名

雖增而地未嘗增也金仁山本後解益引伸之曰攷諸經文
甸服方千里而田五百里是舉一面計之周官方千里曰王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
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
百五十里也遂覺易氏說爲定

又按宋張氏子韶不知舜典分于堯益稷分于皋陶及大禹
謨晚出各作一論多傳會而禹貢論一篇真能發千古所未
發余賞而錄于此曰此一篇以爲史官所紀耶而其閒治水
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
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
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

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彌
成五服聲敎四訖者盡載以奏於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
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其閒稱祇台德
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稱祇我之德不
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爲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
矜伐者非如後世心夸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心其
色理情性退然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爲聖賢至於
辭語之閒當敘述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後
世之巧詐彌縫也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
造化成此大功哉某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眾矣而謂
之禹貢其閒言賦亦詳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

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於上若人子具甘旨溫清之奉於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故不及賦以言名雖曰賦亦非強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乎山川道里水土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爲言則聖賢之心蓋可知矣其意如此豈班馬所能及哉

第九十六

蘇氏書傳浮于淮泗達于河不知河古本作荷曰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汴渠之道以通之汴渠當時已具世謂創自隋煬帝非而杜預與王濬書固言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汴河而上振旅還都矣愚嘗反覆考論鬱積累年一旦發寤於中而歎蘇氏真如所云學者考之不詳耳禹貢濟入于河南溢而爲滎而陶邱而荷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發源注海者也抑所謂出河之濟不與河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以後代人於滎澤之北下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狼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滂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逕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

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前有之宣公十二年晉楚之戰楚軍於泌泌卽汜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爲灘灘本汜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不善於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謂禹之時遽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爲出禹以後頗自幸其考比蘇氏差詳矣

按向主杜氏釋例郭景純註證酈氏濟復出河之南爲可信然其誤不自杜君卿始唐章懷太子賢曰濟水東流徑溫縣入河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見循吏傳註因思

杜郭並言今濟水自滎陽卷縣卷縣故城在原武縣西北七里又言東經陳畱則指其所領封邱縣封邱今縣治余嘗往來封邱陽武原武閒質以酈注南濟水蓋經陽武縣封邱縣之南者北濟水蓋經陽武縣封邱縣之北者問其土人濟水何在曰亡矣案其故牒皆以爲大河旣決其壅也久矣然後歎章懷君卿之言固未爲無稽矣或曰封邱縣南八里有翟溝一名白溝其水澄澈可鑑人以爲濟水餘流也果爾亦不出自河者也昔金初河始南徙不經濬縣界范成大北史錄云濬州城西南有積水若何蓋大河剩水也吾謂濟水亦猶是乎酈道元當南朝爲齊梁人章懷太子註史成爲儀鳳初相距一百七十餘年意濟瀆復枯如莽時故事必在此百七

十年閒嗚呼此何等災變史官闕載所失獨潼關一事而已
哉猶幸遺文逸句歷歷可尋王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
而復枯咸出天數夫豈人謀余特著此論一主一偏聊爲范
陽景兆兩家之調人爾

又按王景列傳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
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後三十六年爲永平十三年汴渠
成詔曰今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春秋桓
公十有八年杜註灤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哀公十有
三年陳畱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左氏僖元年杜註汶水
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僖三十一年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
西至樂安入海哀二十七年濮水自陳畱酸棗縣傍河東北

經濟陰至高平入濟皆足爲河南之地仍有濟瀆之證
或問許敬宗對唐高宗之言濟潛流屢絕非一絕于王莽再
絕于唐以前之徵乎余曰否許第言濟甚微細耳章懷賢外
惟李弘憲言濟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則河南之地無
濟水矣自後所說皆習舊名自後所說則鄆州須昌縣濟水
去縣西二里盧縣濟水在縣東二十七里齊州全節縣濟水
在縣北四十里章邱縣濟水西去縣十七里臨邑縣濟水西
去縣四十里臨濟縣濟水在縣南二十里長清縣濟水北去
縣十里豐齊縣濟水西去縣二十六里淄州長山縣濟水西
北去縣三十五里鄒平縣濟水南去縣三十五里濟陽縣濟
水在縣南高苑縣濟水北去縣七十步者是然未言實爲河

水惟杜君卿言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
濟南淄州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於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
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然後知爲汶水質以
余足之所蹈目之所擊今歷城縣北有大小二清河大清河
乃汶水由濟故瀆以行于欽齊乘謂之古濟而今汶其實東
平歷下諸泉悉入此河則仍是濟水之溢流不得謂全爲汶
水至入海處元和志有二道一在青州博昌縣東北杜君卿
卻云舊涕合在此縣界今無一在棣州蒲臺縣俗呼爲鬬口
淀正元以前入海處也小清河乃灤水卽今趵突泉蓋濟之
伏地而突出者流至華不注山東北入大清河僞齊劉豫導
之東行分一支爲小清河經高苑博興至樂安馬車瀆入海

馬車瀆則班志齊郡鉅定縣馬車瀆水是也大小二清局中
諸公爲之斷斷者屢年余謂使朱文公聞之應笑不獨會禮
之家名爲聚訟已也竊以徵濟瀆者當取於斯

又按鄭康成書註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
在其縣東或問此非康成時河南無濟之切證乎何杜元凱
郭景純張處度三家所見之濟水與鄭不合何也余曰道元
明言後水流逕通不與昔同則今塞爲平地者乃禹貢時溢
爲滎之地三家所云則出河之濟之新道也何相礙之有續
考得順帝紀陽嘉元年二月詔遣王輔等持節詣滎陽盡心
祈焉注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爲滎澤故於滎陽祠焉袁
紹傳將伐操宣檄曰青州涉濟漯注紹長子譚爲青州刺史

濟漂二水名五行志殤帝延平元年注引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鄧艾傳宜開河渠引水溉田又通運漕之道乃箸濟河論以喻其指慕容儁載記遣弟恪討段龕於廣固遇龕於濟水之南慕容超載記是歲河濟凍合而洩水不冰至諸葛攸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苻堅伐晉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石門滎口石門也正爲濟水其不枯絕可知宋書符瑞志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河濟俱清鮑照傳河清頌序所云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是也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濟河清大明五年九月河濟俱清魏書靈徵志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濟起黑雲廣數里掩東陽城上如夜障書五行志

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北齊帝紀所云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是也北史齊本紀武成帝河清二年六月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周本紀宣帝大象二年二月滎川有黑龍見與赤龍鬪于汴水側魏叔孫建傳建與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宋將王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凡十八條皆濟水也皆王莽以後也抑足見事之有者愈證而愈出愈確余尤惜司馬文正通鑑號有書契以來所無亦沿襲君卿說謂濟久枯于北齊大書河濟清者易作河水清不知濟字何緣譌爲水不唯此也於毛穆之傳之濟郗超傳之濟皆易作清水以苻澤汶水合流之清河以當之不知此真濟水也非如君卿說亦

曰濟水也嗟乎地學之不精乃致妄竄於史學如是哉
又按蔡傳引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
于海不及王莽末枯涸等語似唐見有此水引本朝樂史謂
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不實指
荷汶二水語不全具本出通典非寰宇記也宋人每好改節
往籍以就已說卻失古人本意此其一云
又按蔡傳萊夷引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卽今
萊州之地余因悟齊世家封太公於營邱營邱邊萊萊侯與
之爭營邱萊人夷也則當在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
班志北海郡營陵縣下應劭注師尚父所封是也至臨淄縣
西北二里有營邱城齊獻公所徙班志齊郡臨淄縣下自注

師尚父所封非也蓋地本臨淄亦復謂之營邱者猶晉遷于
新田而仍謂之絳楚遷於都而仍謂之郢班氏又言臨淄名
營邱終屬認爲一地亦非獻公先一世胡公都薄姑薄姑在
今博興縣東南括地志云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則縣治
徙矣竊以言齊三都者取徵於此
又按顧氏肇域記解濰淄其道曰濰水出今莒州箕屋山東
北流逕箕縣故城西故漢志謂濰水出琅邪郡箕縣東北過
昌邑縣又東北入于海故漢志謂北至都昌入海左傳襄十
八年晉師東侵及維濰字與禹貢同而地理志字或省水作
維琅邪郡朱虛縣箕縣下並作維是也或省系作淮靈門縣
橫縣折泉縣下並作淮是也篇首引禹貢惟留其道又作惟

一卷之中異文三見後人誤讀淮爲淮沂其父之淮遂呼此水爲槐河矣某親歷其地始能辨之

又按樂安縣志海濱廣斥謂如今高家港

卽漢志馬車漬

以往卽其

地都無所生婦人有白首而不識五稼歲時盤薦惟魚殮爾知府朱鑑詩云海若生潮成碧浪天如不雨盡黃塵可堪二月無花柳踏遍孤村不見春

又按孔疏引地志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海字自譌又地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蔡氏於汶出原山下增之陽二字猶可於淄出原山下增之陰二字不可蓋于欽齊乘謂淄出今益都岳陽山東麓地名泉河古蕪萊地岳陽卽原山山連互萊蕪淄川益都三

縣境夫旣出東麓謂之之陰可乎蔡不過以下文東北字生出陰西南字生出陽不知東北西南乃指二水所從入處非發源此增一字輒失者是也

又按余久而始悟雲夢在周官可名曰澤數唐虞時不爾何以見之果爲荆之澤也則與兗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及震澤豫之滎及波苒澤及孟豬雍之豬野也一例經文當書曰澤曰豬曰底定或導或被矣豈得曰土如桑土曰作如大陸曰又如蒙羽及岷嶠也哉旣書曰土曰作又其非爲水之鍾也明甚善乎邵文莊寶曰雲夢澤歟非澤也果宜澤而土焉而又焉其將能乎縱能之其得謂行所無事乎周職方氏澤之可也余因數禹治水成功至周公作禮時凡一千一

百六十九年時代有改易陵谷有遷變其不得以後之槩前
今之格古也抑又悟大陸自原隰廣阿自澤藪淮南子合而
一之者亦似是而非與其言曰雲夢澤非澤也果宜澤而
又按蔡傳沱潛既道曰若潛水則未有見也讀之不覺失笑
寰宇記乾德三年升唐白汭徵科巡院爲潛江縣九域志潛
江縣在江陵府東北一百二十里宋地理志江陵府潛江縣
次畿焉得云未見案明承天府志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
分流爲蘆汭河逕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爾雅水自漢出爲
潛其實荊州府志云潛水經潛江縣界東南入大江爲是至
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潏潏古潛字史記夏本紀正作潏說者
引以證禹貢亦非此潏水不出自漢鄭氏書註曰潛則未聞

在康成時或可豈有至南宋後而爲此等語哉

又按蔡傳引曾氏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
邱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
山亦謂之沂水讀之亦失笑水經注泗水下有沂水果有尼
邱山西北曾點所欲浴者沂出北對稷門稷門卽雩門對也
非徑也沂水下有三沂水皆別之曰小一出東莞今本誤縣

黃孤山西南流逕其縣北西南注于沂一沂水逕臨沂故城

東有治

今本誤作洛

水注之水果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世

俗謂此爲小沂水但蔡譌山爲公武陽上脫南字下脫縣字
于欽作齊乘時猶仍爲小沂水愚過費縣土人則呼浚河在
其縣西北八十里一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其逕

城東屈從縣南注于泗者謂之小沂水并前爲四沂水固莫有大於出泰山蓋縣也者

又按蔡傳引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荷北爲濟是不待云旋接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是二水齊赴鉅野澤與道元原文不合原文曰其一水東南流此指經之南爲荷水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此指經之北爲濟瀆兩不相蒙蔡氏祇緣明澤所聚者大故併入二水不知荷水東南流經昌邑金鄉縣卽今金鄉縣在鉅野澤之南相去百餘里此省一字輒失者是也

又按寰宇記磬石山在淮陽軍下邳縣西南八十里禹貢泗濱浮磬孔傳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案泗水中無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聲清亮大小擊之皆然與安國說不同恐禹治水之時水至此山矣此正所謂不以今格古後槩前者最是今則在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北七十里馬公驢云

又按嶧陽孤桐有謂此嶧爲鄒嶧山在今鄒縣東南二十里有謂此爲葛嶧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余則以劉昭葛嶧山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證禹貢當在此抑曾親至其地云

又按蒙羽其藝蒙卽論語之東蒙山自元和志謂蒙山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以蒙與東蒙爲二山而東蒙在蒙山之東五里爾土人今猶承譌余則

以漢志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
證其爲一山

又按蔡傳引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
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卽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
其西源出隴西西縣

二字
今增

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

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
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水經原文乃東至
武都沮縣爲漢水茲節去五字語不完會泉始源曰沔泉乃
白水二字始源曰沔當移在逕葭萌入漢之下華陽國志可
證至逕葭萌入漢是西東兩漢水異源同流宇宙閒水之大
者不可不極論焉酈道元雖前引庾仲雍漢水南至關城合

西漢水之文及自歷次津流止云又西南逕關城北除水流
入焉不云及東漢是二水不合者一關城今陽平關在寧羌
州西北八十里州北九十里爲嶓冢山漾水所出東流入沔
縣界西漢水則在州西自略陽縣流入又西南入四川廣元
縣界是二水不合者二經文岷嶓旣藝導嶓冢至于荆山山
爲梁州之山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水卽爲梁州之水與漢
西縣在雍州地西漢水卽出在雍州地者原不相涉豈得以
後代同名之水上混聖經是二水不合者三梁州貢道浮于
潛潛鄭康成註爲西漢水逾于沔沔卽東漢兩水中有閒阻
不能以舟通行故經文曰逾是二水不合者四其疆爲附合
者一誤於班固再誤於常璩班固曰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

水所出多卻禹貢二字此蓋別一嶓冢爲西漢水源與酈注亦雅合常璩曰逕葭萌入漢今寧羌州有三泉故城金牛廢縣皆古葭萌地何曾見兩川同注異者直至魏收撰地形志曰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此地方顯此名前此僅班志有於西縣水經有於氐道縣耳何禹貢三千年後始知當日導漾實在此地故世翻滋擬議或曰通典云嶓山在漢中府金牛縣寰宇記嶓冢在三泉縣東二十八里旣知漾水出此則亦知漢氏道縣所在何以謂氐道無考嘗質諸黃子鴻子鴻曰宋三泉縣今寧羌州也爲漢廣漢郡葭萌縣地其北今略陽縣爲漢武都郡沮縣地又北今鞏昌之兩當漢中之鳳縣皆漢武都故道縣地至於漢氏道縣屬隴西郡隴西東南境爲今秦州與漢葭萌縣相去五六百里中隔武都郡何由接壤其水又有嘉陵江水隔之亦不能通入東漢故曰無考且云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當作東源在今三泉縣之東東源在今西縣之西當作西源在今秦州清水縣上邽鎮及西和州之境蔡氏始終不辨宋西縣在今西縣非漢之西縣爾又按吾友臆明極賞余前論問曰子知庾仲雍之言出何書乎余謝以不知曰隋書經籍志有庾仲雍漢水記五卷當出此獨酈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其作者似已知漢地理志之譌而以禹貢嶓冢爲當實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胡爲詳及嶓冢耶蓋不惟不待魏收撰志時始知而後魏分沔陽置

嶓冢縣已知之矣大抵經之理以漸推愈明卽經之事迹地理亦有然者惜道元歷覽奇書特爲班所壓不能發揮斯義耳

又按嶓冢山當有三其可考者出元和志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所出此眞禹貢嶓冢山漢中記一名分水嶺是也元和志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誤認禹貢之嶓冢山今一名分水嶺是也二山各不同余曾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峯岫延長連屬若邱塚問其土人寧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從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巖然雲表豈蔽地所能作其兒孫乎但水亦微細自西東流卽所謂嶓冢導漾者水纔濫觴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

始大此地則水出嶺時爲南流與東不合耳余心識之以爲負薪能談王道至氐道嶓冢實無考者參以元和志鳳州兩常河池二縣並云永嘉之後地沒氐羌縣名絕矣興州云晉永嘉氐人楊茂搜自號氐王據武都自後郡縣荒廢則氐道縣之不知所在豈得已哉然郭璞註山經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常璩撰漢中志東漢水源出武都氐道又並隸氐道於武都郡與漢制不同

又按水經以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爲漢水者爲西漢水也故下文又東南至廣魏與白水合又東南至葭萌縣與羌水合酈氏注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此自遙承上班固地理志來不見有禹貢字面

是道元以班志西縣下禹貢字爲非但不顯駁之古人文多
隱約水經以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此爲東漢水又言
沔水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酈氏注云所謂沔漢者
也尙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特標出尙書曰是道元以大
禹當日之所導實在於此於西漢了無涉獨亡友顧景范謂水
經不詳漢所自出沔水一名沮特入漢之小水耳反詳志其
源忘卻出今寧羌州者何與說極是余請兩言以剖別之曰
西漢水可單曰漢水亦可曰漾水亦可曰沔水東漢水可單
曰漢水亦可曰漾水亦可曰沮水亦可曰沔水酈道元謂東
西兩川俱出嶓冢猶言各出嶓冢云爾而同爲漢水猶言同
名漢水云爾近代雍大記引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

邽一在漢中金牛從而釋之曰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
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漢江源出
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
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
流各自了然此始可以注酈注矣酈注宋本如爲黃輿記失
又按孔安國傳嶓冢導漾二句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
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東南流爲沔水遙與前逾於沔
傳漢上曰沔相照應補出此句最佳余欲以班志沮縣下注
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取武都
縣下注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十字補入東狼谷之下南
至沙羨之上東漢水源源委委方備班志最亂道者武都縣

下注東漢水受氏道水七字試問漢武都縣爲郡治傍仇池山遠在東漢發源處三四百里之上豈有反下受漾水之理余嘗愛魏文侯告西門豹之言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談水道者亦復爾爾而今而後恐班孟堅亦不能相欺矣又按胡肫明曰昔賢謂水經非一人一時所作其證頗多今更以漾水一條驗之經云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廣魏卽廣漢蓋曹氏改稱此經乃魏人所續宋本改爲廣漢反失真面目矣不惟此也羌水涪水梓潼水經文皆有廣魏又有小廣魏不一而足明係作者遵制而書非字之譌凡魏朱謀瑋悉作漢特未深考耳又曰水經魏人續成自後開有所附益亦未必下及隋唐頃讀至漾水末有漢州江津縣大驚曰

此非隋唐人筆乎漢乃渝字之譌然渝州江津縣今屬重慶府本州治巴縣地西魏分置江陽縣隋改曰江津巴縣在東江津在西漢水不得過江津也再三推尋不知其故及讀至羌水云出羌中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東南至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於江憬然悟曰羌水合白水東南流至白水縣與漢水合漢水入江之道卽羌水入江之道自閬中以下經文正當與此字字相同也今本之誤蓋由東南入于江之上字有空缺妄庸人率意填補耳非續經也墊江今合州漢水流經州東涪水西自州南來注之正酈氏所云涪水注之故仲雍謂涪內水者也若作渝州江津縣則涪漢之合遠在上流經注齟齬矣東南入漢州江津七字

當改作南至墊江四字予曰入字尤非水經次水所經過之郡之縣未有用入字者

又按常璩漢有二源以東源爲卽禹貢之漾水極是與水經各自一書非承水經而爲文者蔡氏於此全昧旣引水經漾水云云旋接常璩曰此東源也常氏止以西源爲沔漢酈氏引漢中記以駁之復駁其漾山之目原未及東源之誤此蔡氏連綴其文輒失者是也獨道元於水經以西漢水爲漾曲徇其說寧取山海經闕氏荒誕之說曰川流有潛通之理故漾漢互稱至敘次通谷水曰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漾水之稱仍屬東漢酈氏微意居然可觀矣

又按張衡西京賦云左有峭函重險右有隴坻之隘於前則一終南太一於後則高陵平原又云連岡乎嶓冢繫于終南太一之下與上文右有隴坻不相承參以潘岳西征賦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則二公似皆指廣漢葭萌之嶓冢非指隴西西縣之嶓冢與禹貢合作漢中記者雖未知與岳孰後先要必出張平子後是東漢人已有不同班志者矣

拙明曰子可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矣

又按人亦有言博古易通今難蔡氏古旣不博今尤不通三泉縣其彰彰者矣唐有三三泉縣一義寧二年置以彭原縣西南三泉故城爲名後更名同川一武德四年置以山下有三泉水爲名在嘉陵江之西一天寶元年移於嘉陵江東一里樂史所謂卽今縣理是也宋有三三泉縣一卽唐故治後

至道二年建大安軍縣遂廢一重置於今沔縣界卽今大安
驛蓋紹興三年改置大安軍於此復置縣以隸焉同在嘉陵
江之東若當蔡氏時言西源東源更當云東源在今三泉縣
之西余上謂其當作在今三泉縣東者猶不識宋之復置三
泉縣治所耳

又按西東兩漢水予與拙明子鴻反覆考辨者彌月始少了
久之拙明復告予曰西東二源不相牽合水經固爲得之
而以西源爲漾則與班志同失東源知有沔而不知有漾知
有東狼谷而不知有嶓冢山似與嶓冢導漾之經文絕不相
蒙而自爲一說矣予問然則必如何而後可不悖於禹貢拙
明曰漢水自爲一目而以漾爲漢之始源以沔爲漢之別源

以潛爲漢之伏流而嘉陵水出自隴西者則與羌白涪諸水
並列不名爲漢斯可以折羣言而翼聖經矣

又按班氏地理志簡而核然言水有與今不合者有徑說錯
者須分別觀之毗陵縣注北江在北東入海卽今岷江也吳
縣注南江在南東入海卽今吳松江左氏之笠澤也自三國
志注左慈在曹公坐釣松江鱸魚始有松之名

後漢書左慈傳曹操曰今

日高會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吳字讀指郡名故章懷太子賢止註松江二字不連吳陳書侯纘傳纘追

侯景與戰敗於吳松江是時已有吳松江之名不待宋元來
並水道與今合者其不合則蕪湖縣注中江出西南東至陽
羨入海卽今荆溪也蓋謂至陽羨入太湖由湖以入江由江
以入海古人多說得闊遠非誤也予嘗相其地形東壩自明

洪武永樂兩番築之後若宣州若歙州若今廣德州西境諸水悉從蕪湖以達大江不復涓滴入太湖惟廣德州東境及溧陽金壇宜興諸水總匯於荆溪然後東入太湖故三吳水患少此豈非東壩之力哉水與班氏時迥相反討論景定建康志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魯陽五堰是時中江作堰江流亦既狹矣五堰今易爲二壩統名曰東壩其實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于大江水道蚤與今時符合應是唐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方改而爲西北流入江與漢中江水東流至宜興者不合作建康志者見尙不及此頗覺豁然至說錯則石城縣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行千二百里石城廢

縣在今貴池縣西七十里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宣歙諸水安得越而東過至餘姚以入海乎酈注復附會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不知南江班氏指吳松尾洩太湖之水者豈首受岷江者乎同作夢語兩公聞之亦應自笑於地下也

又按江南之有東壩猶江北之有高堰無高堰是無淮揚也無東壩是無蘇常也東壩在高淳縣東南六十里與溧陽縣分界高淳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爲魚鼈兩河議曰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有奇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昔人築堰使淮不南

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
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郡縣儼然一都會耶觀此
二段議論則壩與堰可廢乎不可廢乎廢東壩者多出于壩
上之人至追咎蘇軾單錡之言行廢高堰者出於泗州之人
至恐潘季馴以毀陵之罪殊可痛疾善乎歐陽公有言天下
事無全利而無害惟擇利多害少者行之其此壩與堰之謂
哉

又按沱潛二水難解者潛而尤難解者梁州之潛蔡氏旣以
地志宕渠縣安陽縣二潛水以解之宕渠縣是已安陽縣今
爲興安州漢陰縣孔氏疏已引康成注此潛水其尾入漢耳
首不於漢出余謂鬻谷乃谷名水名由谷而得非爾雅水自

漢出之謂鄭固不以爲潛水誤自小司馬引以釋史記而蔡
仍之以釋經大抵梁州僅一潛水耳質諸胡朏明朏明曰否
一在巴郡宕渠縣一在廣漢郡葭萌縣惜班志未詳予請朏
明出手撰此解一篇旣成予歎爲禹貢之忠臣而高密之諄
友喜而亟錄其辭曰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馬融曰其
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蓋潛與沱不同沱分派別行者也
潛伏流重出者也書正義引鄭荊州注潛則未聞象類梁州
注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
十里其水道與班志無異是康成明以西縣嶓冢山所出之
漢水爲潛也然嶓冢所出乃西漢之始源與爾雅漢出爲潛
之義不合可疑者在此茲據諸家所說梁州之潛有二一巴

郡宕渠縣地志縣有潛水西南入江酈道元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鄭氏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道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旣道道元又云宕渠水卽潛水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今順慶府渠縣有漢宕渠故城渠江在縣東自巴州小巴嶺西南流逕蓬州又東南逕營山縣入縣界又西南逕廣安州至重慶府之合州入嘉陵江者是一廣漢郡葭萌縣郭璞爾雅音義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疑當作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劉澄之說同

漢壽故葭萌先主更名括地志潛水一名伏水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志潛水出綿谷縣龍門山書曰沱潛旣道是也山在縣東北八十二里寰宇記綿谷縣龍門山亦名蔥嶺山引梁州記云蔥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爲龍門今四川廣元縣東北之龍門山是此二潛者皆自漢出伏而又發蹤跡顯然正與爾雅之義相符較鄭爲長然觀道元所引漢別爲潛流與漢合之語則鄭亦旣知象類義適符于爾雅前所謂西出嶓冢者豈其未定之論與又道元注桓水一條云葭萌西漢卽鄭氏之所謂潛水然則潛當斷自廣元縣北龍門伏流入西漢之處始受其稱而水出西縣者不妨自爲嘉陵江源如必追上流併爲潛

而謂水自西漢通東漢則西漢導源之地初無伏而又發之
狀如宕渠葭萌所云者安得據闕駟荒誕之說而目之以自
漢出耶禹主名山川當時此水有潛名無西漢名後人徇末
忘本信史疑經鮮有知西漢爲潛者宋傅寅禹貢集解謂西
漢爲禹時所浮之潛庶幾得之而不知康成已有其說證據
不明亦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代哉

又按臄明復告子曰綿谷今爲廣元縣亦漢葭萌地屬四川
保寧府東北與陝西沔縣接界龍門山當在其間然此水合
西漢水處終不及詳惟廣元縣舊志云潛水出縣北一百三
十餘里木寨山流經神宣驛又南二十里經龍洞口至朝天
驛北朝天驛古籌筆驛也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此言確有源

委而所出之山不同殊爲可疑然覈其里數神宣驛在縣北
一百二十里南二十里爲龍洞口又南二十里爲朝天驛去
縣八十里恰與龍門之里數相符意者木寨山乃郭璞沔陽
水之所經人誤以爲出而朝天之穴卽龍門之穴郭及劉澄
之兼言南北之出入而括地元和廣元舊志則但言其南口
之所出也與龍洞口者龍門穴之北口也朝天驛北龍門穴
之南口也以理推之當如是矣果爾則此水潛行山下亦不
過二十里
又按臄明日河水無伏流子言之漢水有伏流子信之然人
或未信不知濟淮重源顯發皆有根證它小水伏而又出者
所在多有何獨至於漢而疑之惟是龍門穴水西委未詳巴

皇清經解續編 尚書古文疏證六下
嶺渠江北源莫測斯則不無可疑耳然嘗讀溝洫志武帝時
穿龍首渠自徵引洛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數十餘
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隕以絕商顏東至山領十餘
里開井渠之生自此始蓋鑿井深至數十丈洛水下注於井
會地中之水絕山而過東出爲渠故謂之井渠也某因悟地
中有水往往相通潛之入穴猶洛之入井但一由天工一由
人力耳沔漢自龍門巴嶺之東北通岡山下西南潛出理無
足怪不得以目所不覩而疑其妄地理潛閼變通無方原始
要終潛流或一善長豈欺我哉余曰據郭景純言是沔水入
大穴中而復出者爲潛水此一潛水據酈善長言是漢水入
大穴中而復出者爲潛水又一潛水相距約五百餘里要之

一潛水入穴通山西南潛出入字並同大奇大奇
又按吳草廬言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於是明陸
氏深曰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
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
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此求其說而不
得從而爲之辭者天下學問地理難于天文天文終古不易
者也地理歷代有遷者也水之學較難於山山之變少水之
變則無方而難之難者禹貢水道在三千九百七十一載之
上而欲下合于今日來源往委口陳手書苟所不可通者只
索付諸闕如苟可以通者豈容不博考精思會粹一帙以明
神聖之經綸造化之功用也哉向雅愛六朝時謝莊分左氏

經傳隨國立篇置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
別縣殊合之則寓內爲一以爲此絕學也惜其圖失傳及讀
莊詩有云山經亟旋覽水牒勸敷尋固自俱出水學之難言
矣豈不信哉豈不異哉爲之一笑
又按或謂梁州之潛旣得聞矣而荊州之潛何直至宋乾德
三年以水氏縣潛隨縣著若是其遲乎不與後魏正始中置
嶓冢縣事類乎余曰未盡然魏黃初二年王孫權於吳策命
曰遠遣行人浮于潛漢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此非從今鍾祥
潛江沔陽州一路行者乎豈可以康成偶未及而遽抹煞此
水乎竊以今之蘆泆河尾名襄河恐亦非盡當日貢道也何
則南方水之善決者莫若漢與北之大河同自襄陽以下沔

陽以上上去發源處旣遠下距入江處亦遙眾流日多勢益
卑漢水汎濫其中若潰癰然衝決時時聞況又去禹三千餘
載計當日貢道所謂潛者亦應如沱之在枝江及華容非止
一道余雖愛韓恭簡邦奇解此曰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
水云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蓋近于泗水
者則徑浮于泗近于淮水者則自淮而入泗也此荊州近于
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
潛而入漢亦不必自江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卽
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
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十四終

善化劉
長沙王
賓校

